

第十七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新詩
散文

CONTENTS

目 錄

處長序 4

評審評語 6

新詩類

首 獎	戴翊峰	鐵國山	14
第二名	趙昱剗	窘境	18
第三名	劉金雄	江湖—虎尾布袋戲	22
佳 作	林皓淳	我，一個人走回家	28
佳 作	蔡雅婷	史艷文不思議	32
佳 作	蔡振文	蔡伯伯回到北港的那些年	38

散文類

首 獎	林皓淳	瘟・神	46
第二名	汪恩度	項鍊	60
第三名	張琴雯	山裡的日光	72
佳 作	張寶云	遠行	84
佳 作	陳頊嫻	貓咪與圍牆	98
佳 作	林文彬	看不見的爱： 寫給陳良先生的第二封信	110

〈處長序〉

文學的豐收季

雲林自古以來，就以特殊的地形和豐富的物產著稱，在縣境之內，有十分之九是青翠的平原，種植各種農作物，而東邊有丘陵和山峰綿綿相連，入夜之後雲霧深濃，充滿了詩情和畫意。雲林不只有大自然的美景，更有深厚的人文歷史，從荷蘭時期開始，笨港就是重要的海防要塞之一，而台灣納入清帝國版圖後，更有大量的漳泉和客家移民，來到雲林拓荒和墾殖，在當時的笨港渡口一帶更形成了大型的商業聚落，人潮熙來攘往，貿易商行林立。

所以雲林既有美麗的自然風光，又有豐富的歷史人文，雲林縣政府因此特別成立雲林文化藝術獎，邀請全國各地的寫作好手，一起用文字來呈現雲林的點點滴滴。文化藝術獎從第一屆舉辦至今，已經走過了十七個年頭，多年下來，不但為雲林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文學資產，也吸引了許多在地的文史工作者熱情的參與，儼然已成為了雲林文化界一年一度的盛事。

110年第十七屆的雲林文化藝術獎徵文，以「新詩」和「散文」這兩個類別為主，來稿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水準，而尤其令人可喜的是，許多作品都成功再現了雲林的特色，不論是描寫地景如古坑、濁水溪或小鎮的街巷，或是歷史事件如鐵國山傳奇，乃至於雲林最膾炙人口的布袋戲，甚至是新世代雲林青年的鄉愁等等，都寫出了雲林這塊土地獨特的故事和風采，而將這些作品串連起來，就是將雲林人凝聚在一起的集體記憶。

今年全球正逢疫情肆虐，苦悶的警戒生活，並沒有澆熄人們的寫作熱情，甚至本屆的參賽作品就有不少是以疫情作為主題，更讓人感到，唯有文字和想像力，才能夠穿越一切的藩籬，溫暖每個人的心靈。就讓我們再次為得獎人喝采，也恭喜雲林文化藝術獎又迎來了一次豐收季！

文化觀光處長 陳曉君 謹識

中華民國110年11月

〈110年雲林縣文化藝術獎文學獎評審評語〉

追憶似水年華的凝視 書寫雲林的美麗豐收

◎ 鍾文音（作家）

雲林文學獎是雲林文藝盛事，作為雲林文學獎的長期觀察員，我每一回都讀到來自地方非常真切的寫作者，寫出了特有的雲林人事地物，讀來很有共鳴。

這回徵選的類別是散文與詩。

散文在今日確實充滿著「虛」的變數。古典的抒情散文確實已經不敷當代使用，借用小說技藝的敘事，可以讓靜態的散文將時空推展開來，使平面的抒情或者敘述轉為小說所具有的「動能」，讓人事物與時空情境「動起來」，而非只是平面書寫。將散文慣常使用的「點」擴增為「線」與「面」的連結。

我個人以為散文最重要的是文字的自覺以及感情的真切，帶引讀者一起進入作者描摹書寫的世界，不論是用敘述體，議論體或抒情體。作者必須去想為何要用散文這個文類來書寫。

在觀看事物上要具有作者獨特的視野和觀點，文采敘述具有個人語言與風格，讀來讓人有種勾動，不管那個勾動是來自於感情的本質底蘊或是來自作者的述說能力。總之就是在新意中又能有文采。另外，我

會看書寫者對於生活題材的提煉以及如何以文字來承載所關心的事件與思維。

文學的成功在於文字語言與思維、感情之間的彼此轉化與承載的剪裁合宜。

在此次評選的標準裡，我以（文采）和（觀點）優先考量，我不要求寫作者的經驗有多精彩，我比較注重文字特色與個人觀察，也就是作者對文字要有一種自覺。這是我對文采的第一感受，其次的標準是對於書寫感情的濃度觀照與書寫視野的檢選切片，視角獨特且感情不濫情又能飽滿的流洩是最好的。另外對於題材與結構的搭配，實驗性等等，也都是我當評審的一些角度。（當然評審的個人直覺與偏執口味也會是其中因素）

這回雲林得獎的作品很多元，尤其首獎與第二名的作品，讓人印象深刻，甚至我覺得今年的首獎得獎很讓我驚豔，非常厲害的寫作者，寫豬瘟下刀口，最後將雲林的土地傷害埋進細節，同時也隱喻大疫年代的思考，父子之間也有很深刻的感情書寫，扎進血肉的作品。

這次得獎的作品差異頗大，題材廣泛，但都不離雲林的在地性，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現象，筆墨帶著

雲林的采風，魚塢麥寮六輕布袋戲糖廠眷村……題材豐饒，且凝視著生活在南方的人情世故與生活點滴。

彷彿召喚了過去，跌進了新舊交織的似水年華，一個惘惘的時代，但同時又呈現了當代的多樣性，頗為豐富。

此番詩的得獎者也很有詩性與詩的象徵，有的具有抒情詩與敘事詩的格局與調性，詩作卻充滿敘事。

近代體例，不獨在散文文本上與詩混合，詩也與散文混血，形成散文詩之感。這次雲林的得獎作品有的作品頗有屠格涅夫的敘事史詩的風格，以故事寫成的架構，有的抒情則如惠特曼《草葉集》，帶著理性與感性，發人深醒。

今年的散文首獎與第二名都很厲害，至於詩也有不錯的成績，未來這些得獎者可以試著寫更多的作品，我個人非常期待。

新詩得獎作品賞析

首獎（鐵國山）

詩非常有力量，在敘述上具有歷史的立體感，文字流暢，觀察深邃，具有詩興又有譬喻，細節動人，

足以勾動閱讀者的感情與想像。

第二名 (窘境)

感情描述，帶著對土地的種種感懷，情真意切的反思與體認，一首結合土地的感情。

第三名 (江湖—虎尾布袋戲)

這是一篇非常在地的布袋戲描述，詩性質樸，以一種直白的理性重新回顧布袋戲的江湖失落，勾起我們對布袋戲的懷念。

佳作 (我，一個人走回家)

詩瀟灑孤獨的氣氛，讓人感同身受天地悠悠，貼著自我書寫，是一種自我內在的凝視。

佳作 (史艷文不思議)

將史艷文比擬一位在懷念雲林過往的老人，譬喻十足，寫法極有意思。唯獨有一點是史料的誤謬 (史艷文被禁不是日本皇化時期)，除此這詩作觀點與詩意都很新穎。

佳作 (蔡伯伯回到北港的那些年)

詩作帶著小說敘事感，很有意思描寫在科技行業退休的蔡伯伯回到北港的生活，具有小日子的趣味，又有新舊兩地的連結。

散文類得獎作品賞析

首獎 (瘟 . 神)

這是一篇從開場到結尾都充滿力量的作品，從豬瘟到今年的大疫之年，串起整個雲林的在地過往故事，父親魚塢的故事很動人，兒子從不敢吃鰻魚到最後因父親提點不能浪費物質而吃下，彷彿一種和解。瘟是魔，最後成神。

這篇小說很具真誠性（尤其土地書寫很有力量），好讀又好看，又深邃，動人。

第二名 (項鍊)

描述的情感很細膩，描繪與祖母過往在海邊養蚵的祖孫感情非常動人，尤其失去祖母之後，留下睹物思人的感情，極具抒情魅力。描述讓人身歷其境。死亡的儀式懷念，透過項鍊昇華了。

第三名 (山裡的日光)

曾經在偏鄉教學的經驗細膩，很有氣氛，如日光暈染過去，十分好看。作者將山裡的互動敘述一個往事回憶錄，捕捉出一種山裡的光影，以氣氛取勝。

佳作 (遠行)

以送行祖父開場，作品寫出鄉下稻埕送終的舊有

傳統，瀟灑回憶與思念。帶著「散」文又真切又散漫的一種調性，寫起來很自然，算是帶點小說氣味的散文。

佳作（貓咪與圍牆）

在書寫裡，成長永遠是個主題，回憶過往並不好寫，因容易流於鬆散化，時間跳躍，優點是對於過往的生活細節描述畫面有如一幕幕的倒帶，貓咪與圍牆，很多人離開圍牆，但貓咪留下，觀點獨特。

佳作（看不見的愛：寫給陳良先生的第二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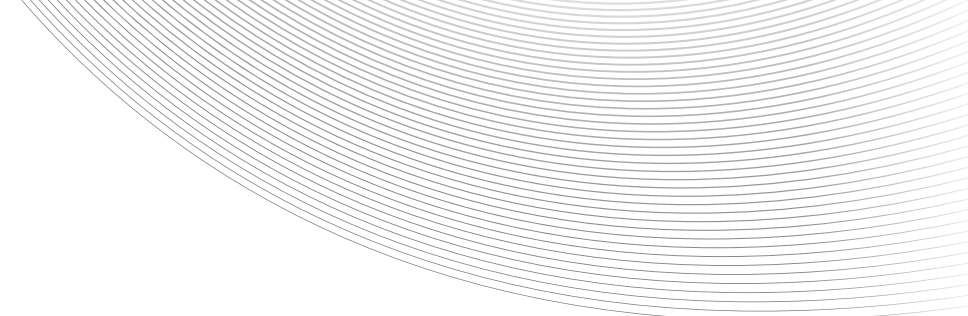
以寫給陳良先生的書信體為散文體例，十分特別的寫法，將歷史復活，這類文本也是不好寫，寫不好會很煽情。因為敘述筆調的關係，頗能引起共鳴。

綜觀而論，今年的詩與散文都展現了雲林藝文的豐收季。

祝福雲林與得獎者。

 謹識

中華民國110年11月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新
詩
類

◎ 新詩類 / 首 獎

鐵國山

| 戴翊峰

一、

今晚，整夜的星星都在垂憐

所有散落在山徑的足印，像桐花

沿海拔一路盛開成冷卻的硝煙

招降的囁語仍在日升的方向

隱隱待放，等待我若回頭

山下的斗六廳正為歸順者的餘生

點亮無以名狀的繁華，而我已無法

辨認眼前熠熠的微光是收復的燈火還是

暗襲的戰火，此刻我若回頭

星星都在垂憐，我看見

仇寇的夜色正在身上蔓延

二、

昔日的夜色在身上蔓延，義士們
曾浴血的名字都在歸順式上
允諾的掌聲裡，屈服成
一種共榮的假象

（他們就要來了，在濁水溪外）
請讓歷史惦記彼此的驍勇
當攝像機攫獲每副善戰的笑容
像機槍射穿無所懼怕的靈魂
落地的薙髮，別有紅花的行褂

夜色已在身上蔓延，義士們
嚥下最後一口氣，讓鮮血沸騰
再次灼傷這塊土地，他們就要來了

架起堅傲的屍骨，堆壘不願瞑目的頭顱

歷史會永遠記取彼此的驍勇

在斗六廳的街上，他們就要來了

三、

他們來了，在斗六廳的街上

像火燒遍溪邊厝的草房

嘶啞的哀號繞過山風，繞過

所有無辜的肉身與失溫的槍響

與我苦苦蟄伏的樟樹林下

他們就要來了，在大坪頂的山徑

盛開的桐花像硝煙，像招降

的謊話，沿著日升的方向

我聽見叛逃者偽善的指引，聽見

沾滿血色的足印緩慢走進

這片未被秋意染紅的樟樹林

就要來了，他們在樟樹林裡
此刻我已無法算計僅剩的火藥
還能擊落多少悲壯的共鳴
於是我靜默的蟄伏著，靜默的
等候一個發聲的時機

他們來了，在石槌仔尾之外
午後如常翻湧的雲霧是我
最後的遺令。只有山神明白
樟樹林裡迴盪的番言異語
我是未被拿下的姓名

作者簡介 戴翊峰

雲林人，國立中山大學生科所畢，現為一個自由的創作人。

◎ 新詩類 / 第二名

窖 境

| 趙昱剴

貼心的你，為大海做起了手術
引進最為專業的醫療器具，和
雇用最為權威的外科醫生，將管線
插入體內，吸取著血液
每道傷口，皆不打算縫合，而是
待血小板凝固後，結起的痂
成為你的國度

貼心的你，為平淡無奇的空氣，增添風味
引進在地特色圖騰的金屬巨管，和
雇用最為知名的料理專家，將調味料
參入巨管內，點起火
邀請鄰近居民，享用精心烹製的盛宴

對不起，是大海的不領情
命令著魚、蝦，以死
來報答你的恩情

對不起，是大家不懂你的熱心
拉起白布條，指責著，喝斥著
要你搬家的訴求

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你
蜷起身子，躲進白色帝國內
不願面對這些無理的批判

沒關係，總有一天大海會接納你
應該是手術後的副作用
不然，大海哪有可能以死相逼呢

沒關係，總有一天大家會諒解你

應該是不夠敦親睦鄰

不然，他們哪有可能仇視你呢

是否需要拋下政治來重塑你的雛型

是否需要拋下名利來重整你的心境

到底，還有什麼地方

能夠毫無顧忌的生活著

然而，現實就是如此

你終究是個孤兒

沒有一處，得以

成為你的歸宿

作者簡介 趙昱剴

出生於新竹。喜愛於夜半時跳入詩海中，尋找真實的自我。

◎ 新詩類 / 第三名

江湖 - 虎尾布袋戲

| 劉金雄

紅磚白牆，戒備森嚴的虎尾郡役所
你一把推開擋在迴廊前的陽光
進門就撞見一池波瀾壯闊的江湖
導覽說湖水比日月潭還深
環湖公路寬敞，黑白兩道，適合親子同遊

落日即將撞上麥寮海面時低吼一聲
金光閃閃，瑞氣千條
大冠鷲剛飛回老街的百年巴洛克山牆
路口，盲人牽著一隻導盲犬
命運的青紅燈，到底誰牽誰走過

耆老說：掌中有乾坤
有人偏偏就是不信！譬如
我，碗裡飛旋的骰子就是沒贏過賣香腸的老頭
不信那棵槭樹的滿地落葉
只因秋天打出一拳冷冷的掌風

公園裡幾個怪老子
佔領自己宣稱的屬地
說那是他們的采邑，他們的武林
除了夜觀天象，其餘時間都在
戰情室進行兵推

隔著楚河的兩門砲，兵馬對峙
都有飄逸的白鬚，分不清誰是諸葛
終究沒人輸贏了今晚的睡眠
只聞有人在夢中喟嘆
時也，命也，運也，非吾之不能也！

冥冥中一隻看不見的手，企圖扮演神
從頭顱、脊骨、任督二脈到手足
從昂首闊步，細膩到一個眨眼
宛如被命運捉弄，人們看我如看一面鏡
卻怎麼也看不清藏在鏡子背後的人

鏘鏘鏘！人生若浮雲
鑼鈸聲中，嗆然飛出一掌石破天驚
迎風搖曳的武林，刀光比霓虹閃爍
達達馬蹄越踏越坎坷的江湖
天涯再大，也大不過四尺寬的戲台

入夜，只有月光爬進來
盤點我們，高舉了一天的恩怨情仇
終於放下，唯一放不下的
市府說是入館人數

江湖與海峽說好一起退潮

暗夜的灘塗，幾隻戲偶密謀著

逃出黃俊雄的手掌心

那位從苦海上岸的女神龍突然問

「欲退到叨位，才毋是江湖？」

註：布袋戲進入台灣的歷史要從清光緒年間算起，但最輝煌時期莫過於黃俊雄之改良式金光布袋戲進入電視台開始。民國59年，五洲園老藝師黃海岱的次子黃俊雄，以「改良之金光布袋戲」配合最新的音響效果、特技，及當時的中西流行歌曲，在台視播出「雲州大儒俠」造成全台轟動。

「雲州大儒俠」創造出的角色如史豔文、藏鏡人、怪老子、苦海女神龍等，都是當時家喻戶曉的人物。這些布偶則都在虎尾鄉之雲林布袋戲館展示。

作者簡介 劉金雄

設籍桃園市，元智大學管理碩士。出版過個人詩集「不能停止的浪漫」與「回聲」兩冊。32年電子業經驗，目前服務於桃園市書畫美術人員職業工會。

◎ 新詩類 / 佳 作

我，一個人走回家

| 林皓淳

隱約地指向一處

暗光，在防風林裡

有更安全的巢

從唯一熱鬧的街

走過被土豆佔據庭院的透天厝

逗留，在入村的橋上

蔭藍的水溝

有著更安靜的躁動

三頭魚染著銅綠

冒頭時，我便逃了

下陷豬舍夾雜吼聲和我的喘息，
豬舍、魚塭改建的鴨寮
黃紅的肥水，排進
龜裂的黑土
闖進掛上月亮的
防風林，用鑷子
夾開鏽蟲和濕腐的
落葉後，檳榔攤浮映著防風林旁的家

你是六輕工業園區前的燈塔
傾瀉活力，在麥寮港每日的燈花
你是鋼筋白骨化成的
一聲遠方的鳴笛
便摩登的在沙漠裡跳起舞

透明寶特瓶裝滿六輕保全的血
多糖的泛紅液體融合著一點慵懶
夜幕裡的警察
交接著正義的縫隙
夜行的貨車開往北方
成群結隊的往北，運送
那愈來愈重的
黃金色的夢

白骨斷裂坍塌
露出荒蕪，幼年不適居的沙漠
讓我，一個人逃離了家
在都市叢林的北國
又一個人
化作仙人掌

在潮濕陰冷的雨季流連
泡爛的根，諭示著
那愈來愈遠的
回家路上

作者簡介 林皓淳

雲林縣麥寮鄉人，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新竹竹塹文學獎小說首獎、雲林文藝獎散文首獎等若干獎項，亦為國立臺灣文學館：拾藏【臺灣文學物語】專欄撰稿人。

◎ 新詩類 / 佳 作

史艷文不思議

| 蔡雅婷

虎尾小鎮一定發生了什麼

讓所有遺忘的

都駐守成百年的茄苳樹

樹下蔭庇一個老人

老人夢見自己還是史艷文

史艷文小心翼翼繞過建國眷村

想起二戰時的空軍基地

從前從前他套上日本兵的制服

駕著飛機，承載滿滿的心事

在這裡重重起飛，唯恐輕輕地墜毀

美軍綻放起滿天駭人的煙花

史艷文苦練多年的純陽掌
在皇民化運動的禁播下，武功盡廢
沒有拯救任何生命

史艷文漫步在舊時的糖廠
發現日子依然備妥了光
不遠處有孩子捧著冰
他捧著龍泉寶劍
沒有一雙溫熱的掌將他捧起
他發現手中的武器開始融化
在晴朗無事的午後

不遠處傳來久違的鳴笛
平交道攔截了時間
舊鐵橋正展開漫長的敘事
他禮讓年輕的自己
——車上的少年像甘蔗睡得正香
沿途聆聽五分車的搖籃曲
史艷文羨慕它們即將在壓蔗槽裡
反覆結晶，為小鎮釀出蜜來

史艷文跟隨人潮，來到虎尾遊客中心
閒置的售票口，善待的月台
沒有人認出他是史艷文
沒有地方讓他行俠仗義
像一名尋常的旅客

史艷文在靠窗的位置點一杯蔗香咖啡
在甜膩的奶泡拉花之下
嚐出苦澀的本質

一片葉子落在眉間，老人醒了過來
想起自己的影子還供奉在布袋戲館裡
身穿一襲雪白綾衣
代替他安詳地養老
人人對他微笑，按下快門將他牢記
這似乎是最理想的晚年

老人起身，忘了來時的路
他期盼有人回首望他
戲都已經散了

史艷文似乎還在誰的掌中
等待命運的指令
就這樣呆立在虎尾小鎮
忘詞了好久好久

作者簡介 蔡雅婷

筆名鹿鳴，1993年生，高雄人，清大中文系畢，現任教職。

荒廢寫作多年，直到出社會這兩年，發現生命中有太多不得不寫的事物，似乎唯有提筆，才能和過去和解、和世界相遇。

得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喜菡文學獎，部分詩文刊登於人間福報、有荷文學雜誌。

◎ 新詩類 / 佳 作

蔡伯伯回到北港的那些年

| 蔡振文

早晨的鐘聲散開在回鄉那年
街頭巷尾的庄頭廟充斥媽祖和王爺
初一十五的日子以外
蔡伯伯微笑路過
並向童年致意

從中山路開始錯過的步行磚
把蔡小弟的遺憾一併埋藏
偶爾打開臉書時街景黑白
巴洛克的建築似乎在歷史的哀鳴中透不過氣

陽光普照，今年興許是個豐收好年
股票下單和玉米採收都還夠早

以及早已離開的竹科

他很是慶幸

媽祖有保庇

老冰店和麵茶攤還在原位

滿街的大餅甜度略降

北部很遠的那些年

童年攤在稻田而青春攤在 GDP

蔡叔叔上位而公司上櫃

熟悉的機台型號冰冷

戶頭存款有燒酒的溫度

中南部的距離漸漸燒盡

蒸發成偶爾溼透的，蔡伯伯
也偶爾回鄉，款幾斤地瓜以及
和英語同樣流利的台語
咖啡因和酒精浮高了 KPI 和年終獎金
點起一根 David Duff
把黃昏的夕陽彈落菸灰

過一個十二月
物價指數繼續北上，沿著
台十九線、股市三萬點的 K 線和一部
台灣錢淹腳目的紀傳體
偶爾 lāu-huè-á lāng 搖頭，罵兩句政府以後
坐進有政客簽名的老店

蔡伯伯總說自己老了，早已忘記
甚麼蔣公訓詞、民主的真諦或是投票日期
偶爾叨念十年前的雞排貴不過五十塊
也沒有二代健保和健康捐
記得白沙屯媽經過家門的每年
要順便吸幾口大甲媽的香灰
Siáu-má-tsóo 的三月，蔡伯伯
總是記得放點心在門前

踩熄一根紙菸以後，七月
也就不再燃燒如騎著 Vespa 的死大學生
純樸與激情雙雙褪去

青春過了駐足的節奏，蔡伯伯

再點起一根菸，向隔壁老農夫微笑致意

那天夕陽踩熄了香灰後

點燃了乾稻草堆

作者簡介 蔡振文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二年級在讀。出生於新竹，短暫長於北港，媽祖婆的祛罔，現長時間活動於台中。

本篇作品以敘述家父生平。家父出生於北港，現為自竹科畢業的退休人士。今年，父親退休第三年，謹以此詩獻給我的父親。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散
文
類

◎ 散文類 / 首 獎

瘟 · 神

| 林皓淳

騷臭吹胖了豬嫩粉的皮囊，撫動了細毛。眼睛瞄過臺中蓋夏圖書館書頁上的「水疱性疾病」、「虎斑性病變」，便總有一股鄉間的豬騷味沁出骨髓。這影響了午餐後被豢養已久恬淡的胃，躁動、翻攪著胃酸與水。一群期末考前因壓力而飢餓的大學生，在傍晚的黑中，朝向山下靜宜大學旁觀光夜市或跳或走，有時還回望大笑地走去。

壓力大的大學生喜歡傻笑，還有逃不過的打賭。比起輸的人吃下水，我更害怕吃藥膳土虱。特別是當凝脂般嬌嫩的土虱黑背白腹的皮，沾染上嘴唇時，顫顫發抖。可惜今天沒有打賭，一群人卻在寒冷的冬夜裡鼓譟著吃熱得噗噗散著白氣的土虱。想像著吃白吐司一般啃了幾口，準備順著喉結的起伏嚥下時，卻被胃的翻攪推了回來，土虱的騷氣噴張在口中，染黃了整個天色。

木色的氣根深深地扎入黃土地中，家長會從國小外圍的道路騎機車或開車經過，停至鐵柵欄外，向內喊一聲 1990 年後出生孩子所擁有的通俗名子。欸！應該是這樣清脆的聲音，引領國小孩童引體向上地躍

起，似被拔起的蘿蔔精，急忙跑出門外，在快跌倒前貼上家長仲夏午後黏濕的身體。父親穿著印有六輕 PP 廠字樣的藍色牛仔工作衫，沉默走過鐵柵之外，就靜靜地站在水泥圍牆旁，讓水泥牆遮蔽那蒙上土塵灰黑的臉，你知道我總能辨認出你的氣息。

暗巷中是不容許跳耀舞動的空間，曲折地跟隨著父親的腳步。昏暗中，父親不自覺地呼著氣，身上的疲憊一直被重重地壓著，無法緩解，不能掙脫地落在肩上。穿過僅有一戶掛著霓虹招牌傳統髮廊的灰黑窄巷，兩排鮮紅的屋瓦上，被燕子踩出了血印，是艷紅至黑亮的斑點隨雨襲來。

墨綠色的九人座廂型車，泛黃地停在紅磚砌起的牆邊。墨綠廂型車沒有牌照，駕駛與副駕駛座後的七個座位被拔除。換上在圓鋸割鐵機轉動火星下切開的廂型車，釘上的黑色防水布，防水布與前座間被以回收場買回的鐵板與塑膠隔絕、密封。少女的祈禱由遠處傳來，順著音律向天外望去，天際被麥寮六輕工業園區漆黑煙囪燃燒的煙白劃開。

我們要避開亮黃的垃圾車。墨綠的廂型車穿梭在兩側多半是青綠田園的柏油路上，轉進一處高起黃土坡，在飛揚的沙塵中，一座座豬場隱現。它們在斑駁的白水泥牆面上，鋪蓋著深紅或藏藍的鐵皮蓋頭裝飾，比較早期的豬場還能有灰黑的屋瓦讓雨燕棲居於下。今年歸來的燕子，或許會叼一朵朵菊，默哀在沉重的時刻。

吠犬的聲音總是比雨聲大，只是會在暴雨時來的簡短、精煉一些。黑色土狗會衝出鏽蝕無柵的鐵籠，以爪深入砂土衝刺後，在逼近豬場旁大眼蒼綠蠅蟲盤旋亂葬崗時，瞬地以四爪向前支撐，讓身體滑出個迴圈，以利轉身歸返，往復幾回後，便也結束了與臨來陌生父親的遊戲。

嘩！掀開黑色防水布，帶有點點水聲，在灰塵被雨水沖刷成泥流，窗戶起霧的空隙間，夕暴雨隨風打落在窗沿。我用食指點畫著窗內水霧，圈出了個笑臉後，一個小巴掌拍出了個身體，再細細滑上枯木枝般的手腳。冷冰的手擤去鼻涕，抓起貼有 15 元標籤的三色三明治。有著巧克力、草莓、花生風味混雜，被壓

過的三明治，總能在父親刺有「吉安宮」金線的鴨舌帽下找到，躺在輕拍即能飛起幾許光照下懸浮微塵的棉質座椅上。

蹦！廂型車震動著起伏，熟悉地上下擺動，父親拉上車門，帶著一股豬騷味，隨即如過熱鍋爐噴出的白煙喘息。粗壯的手臂，牽引爬滿繭的左手，旋轉出有著齒輪刻度觸感的窗戶上下搖臂。在空氣流動的時候，呻吟就傳了進來，廂型車愈來愈重了。

廂型車盡力地向黃土地底端魚塭行去。陰暗防風林圍繞著魚塭，父親下車掀開黑色防水布，開始拖曳他的獵物入巢穴。待在車廂裡，無法以與父親一樣的英姿征伐龐大的獵物，卻期盼成長與追隨著那強健的體魄。「純仔！」父親的聲音招引著進入魚塭旁屋舍。拉開過輕的鐵門板，由牆上裂出的不均勻縫隙中長出鐵鉤，掛上一把寬圓的剗刀，刀背滿是紅繡，木柄上的圈圈黑痕已被磨平。地上是一塊漂流木做成的手臂般長的圓砧板，其餘便都僅是外來的侵略者。

騷臭屍體的豬躺在屋內，由外拖入層疊有著方形孔洞的及胸塑膠黑籃。父親高舉右臂持寬刀，朝下一剝，首與體由屍體上列出一道口，二剝深見白骨，旁及瑩綠腐肉，三剝分離。喃喃叨唸，利刀削下豬隻腿、排骨，挖出內府，將去骨好的癰肉丟入黑籃。喃喃叨唸，似將官、閻羅，依循著父親醜惡而莊重的面，湧起一股正氣及安定，將一籃籃新鮮、腐舊混雜的肉塊拖出。

「純仔！」，以粗獷地驚擾將我由耽溺中招魂。又拖了幾籃肉塊，有些豬隻的腿上已失了豬蹄。父親教導要在空間時，把一個個豬首整齊擺放在屋邊成行。編隊完後，父親會把發有泡疹的豬首轉向面牆的一側，緩緩闔上雙眼，嘴中喃喃，在唸咒，手持黃符揮舞於眉心、胸前。枉死城閻羅正對一個個孤魂牲首，以刀山超渡。

持符至魚塢前，在水邊招魂。清楚的看見瑩綠光亮地群聚與離分，這是抬著分解豬屍至魚塢旁後，還

能在恐懼間感到的美好。魚塭前是一台父親改製的大型絞肉機，與我等高，絞肉機連結七根塑膠管如砲，經過如吸管般彎曲與絞肉機地連結處後，朝向靜謐無漪的魚塭。

噠...噠！噠！噠！引擎牽引著黑圈皮帶發出老舊的聲響，為魚塭前的嘉年華奏起開場樂。用肩將骨架扛向篝火處，是父親教的省力扛法，但有些屍塊即便是戴著兩層白色棉布手套也不敢觸碰。父親卻一把抓起，發泡潰爛，因蒼蠅盤旋而帶有嗡嗡聲響的屍塊，決絕地塞入絞肉機。

嘎！嘎！嘎！嘎！屍塊被翻攪、拍打、擰碎，如此的輪迴後，有些肉碎竟然閃亮新鮮，恍若新生。肉碎通過七根通向魚塭朝上的巨大塑膠管，在一陣互相推動後，衝上天際，撒向了魚塭。此刻，土虱如飛魚群起，躍起在空中以張大的口化為撈取肉碎的盆，滿懷屍塊地墜回水中。瞬間水上波濤四起，水間煙花綻放。

篝火也即將燃點。父親雙手懷抱胸前，定定站在飛舞的土虱前，如驅使、餵養生靈的神將。為了準備篝火，你走進水泥屋舍，扛出還未扛完的帶肉大骨，提著無法戴上的豬首面具。拋扔進樹林間以鐵圓鍬掘好的土堀，先鋪上一層稻草，放上劈砍好的木材枯枝，再蓋上一層稻草。

點燃篝火的時候，父親要我站在風起的一端。火染黃符化為黑燼落入土堀，我的身軀還是讓大部分海口來的風給穿透了，只遮擋住燃起星點火苗的地方。從衛生紙上蠶食的星火，在一個個燃起的孔洞間跳躍，最後躍出了火堆，向陰暗的天色燃去，暖光映照。

被朝日的暖陽喚醒，在你騎的摩托車上，期待著每日的上學時光。校園的鐘聲，提醒著溜下滑梯的時刻，已經晚了幾分進教室。老師拿著熱熔膠條，說著：「純，再這麼不認真學習，就聯絡家長。」隨即傳來同學們的笑聲。

課後被老師叫了去，翻開聯絡簿要打電話聯絡家長的時候，「那個上地方版報紙的人是你父親？」無

法抑制的驚訝由老師口中吐露出。三天前父親被臨檢了，綠皮廂型車在報刊上出現，僅呆坐在座位上，什麼也沒想，卻也什麼都聽不進，就這樣讓生命中出現了一個渾沌的午後。

校園還是一樣會放學。看到父親平常地經過鐵柵躲進水泥牆後，緩緩地起身走出鐵柵，朝停駐廂型車小巷相反的方向走去。身後傳來兩聲由小至大的兩聲「純仔！」、「純仔呦！」呼喊後，就快步走向有著新吉村路牌回家的水泥路。

雙龍戲珠造景在新吉村的隘口上，還有村口第一棟獨棟透天厝，站在洗石子圍牆外，看著親戚家孩子能在自家籃球場上打球，那個有籃球場的庭院，佔據了我對村莊的大半想像。村莊水泥橋則成了特殊的遊戲場，沒帶上自製簡易釣竿的我，帶不走水面泥泡下的雙頭吳郭魚，水稻田間的缺腿青蛙，還有荒廢魚塭旁泥灘地裡的蛇長黃鱔。

家在村莊邊緣的一處檳榔攤裡，我還需要在防風林裡冒險一番才能走到。新吉村土地廟旁，有處長滿綠苔的水井，水井旁有著舊式抽水機。到土地面前，緩緩將雙掌左右合起，彎腰拜了一拜後，把書包靠在土地廟門石獅腳下。

雙手握上暖熱尚未散去的銅製抽水機，先上抬後，再以身體的力量輔助下壓，反覆三、四次，留著銅銹味透明的水沖到腳上。能感到身體中的脹熱，有一些美好的消散。

黃鴨在岸上踏蹣，圍坐在以塑膠帆布蓋住的飼料四周。麻雀在天上盤旋，等待養鴨人掀開帆布，牠們會俯衝站立在米黃飼料山上。水下吳郭魚，還需待鴨群吃飽，至水中游移時，隨處落下的排泄，成為除蠕蟲生物、昆蟲外的美餐。看著水面上冒出的泡漸多，一張張臉孔張大著嘴冒出水面又墜回。

疾跑到被一群黑羊擋住的地方，水泥路窄成僅能通過兩人的寬度，周圍是荒土上長滿雜草與爬滿龜裂的魚塢。黑山羊是遠方親戚所養，羊群徐徐悠閒的成行停在路上，在荒地旁的枯黃中找尋幾點綠草啃食。

「咩……咩……」地叫了兩聲，羊群瞬地抬起頭觀望。羊群見朝牠們疾步行來的我，瞬地朝斜坡走下，因傾斜而開始奔跑，行過荒蕪的廢棄魚塭，渡到另一個隆起的高處。

爬上洞穴般的防風林入口，樹叢把天空遮蔽，圈出一條深邃通道。這裡也飄出了螢火蟲，呆愣在一個分岔路口。想起阿公的田就在與家不同方向的岔路口底端，老人會在太陽和煦的午後，燃香拜會過田頭墓中的祖先，確認壓在石碑上的墓紙灰舊卻整齊不破損後，發動抽水馬達，在田邊蓄水塘注入田間水路時，戴著笠的阿公會以瘦薄的身體佇立在銀閃閃餘暉下的田埂間。

田鼠朋友會因鋤頭的揮擊被堆成小丘，像醉倒在路邊，或被曬暈了過去。總會在路過田埂時發現零星的田鼠擺動著身軀躡走，阿公也知道敲暈的田鼠會再次回到水田，卻在嚴肅的判官面容下，持續以鋤頭鐵黑的背提醒田鼠，這是傳統農人的慈悲。

曾有幾次，天邊紅霞預牽引著水氣在行雲間漂流時，蝙蝠嚙咬著天色由昏暗的荒廢豬舍中飛竄而出，牠們墜落在樹林間，用最後的鼻息，替自己舉行喪禮。因為必須在紅日沒入六輕產業道路旁防洪堤防前回家，所以沒有走向田鼠、蜂王、蝙蝠所安居的密林深處。

民國 86 年以前，國內、外肉品市場蓬勃，麥寮鄉的養豬場幾乎是全國最多，父親也因樸實蠻幹的個性，被一群外地投資者聘做養豬場廠長，在自家的耕地上建設五座被藍色帆布包裹的高架豬場、12 座兩層樓高青綠飼料桶，還有一座蓄糞池。

民國 86 年，瘟疫擴散，整個麥寮鄉陷入末日的腥臭，異鄉人都被捲走了，帶著所有的包袱，留下這片鄉野原來的主人與荒原。父親望著自己的豬場，被投資者的工人侵入，搬走了大部分冰冷的飼料攪拌機、白鐵柵欄，這群黑蟻啃蝕著鐵柵，分屍著豬隻的居所。高架的豬場只殘存外圍的鐵皮與藍色帆布，生鐵板、白鐵板、木板模和主要鋼架被淨空的豬場，鋪開的糞土下露出 V 字型的水泥地面。

黑水匯聚在 V 的最低處，在積厚糞泥上漂浮著的懸河，父親在那裡探見朵朵紅蟲舞動，任水流使其飄盪強韌的生命力，在那無人知曉的深淵。扛著負債的父親，僅剩下空曠殘舊的鐵皮空殼與妻子腹中的孩子，他本能地在這片殘骸裡，用上年少跟隨師傅做裝潢、木工，以及在六輕工業園區燒電鍍的能力，在豬場前方又連結出了一座沒有足夠地基，水泥、磚頭混製有著鐵皮屋頂的檳榔攤。

十六噸半的貨車由麥寮港開往台中港途經產業道路時，檳榔攤總會自然地「地震」。看到了母親，還有渾身酒氣的六輕保全，他會用茶裡王的空罐子裝保力達配維他露 P，躲過六輕園區裡的安檢，在廠房的深夜裡繼續喝酒，吃泡麵當晚餐的大貨車司機，依然在一度贊牛肉麵泡好後才擰碎王子麵倒入，養鴨人以自來水沖洗著赤桐色的手臂，回到了家，但眼神裡的朦朧並沒有消散。那天後的一個月間，身上的豬騷味好似被烈陽燻烙上了身，被同學們拒斥著。還好，那陣子也在發燒中度過，沒有太多待在學校的日子，記憶也並沒有太清晰。

直到一日放學，一輛與垃圾車同高，有著裝載槽的亮白貨車停在鐵柵前，在「XX 化製廠」的字體上，電動窗戶均速地下降著，是父親的臉容，「純仔！」你這樣喊了一聲。興奮地躍起，轉頭看了一眼老師說「我爸來接我了，老師再見。」

那天後就再也沒有與土虱魚塢的螢火蟲相遇，父親會先把我接回家，才開著化製場專門收口蹄疫病死豬隻的貨車繞巡麥寮鄉各豬場。我便能在檳榔攤等候，垃圾車的音樂響起時，把一包包的黑垃圾袋，在追逐後扔進垃圾車中。

當垃圾車的音樂又響起，觀光夜市熱絡的人潮，並沒有以喧囂抵擋住熟悉的聲音。1997 年與 2007 年的口蹄疫使麥寮鄉許多養豬人家破產，也使回家路上的豬舍都成為廢墟。隔壁村莊的養豬戶也在破產後申請化製場牌照，並一同養起了土虱，有些會兼職做著六輕工業園區某廠裡的幽靈保全，臨時在吉安宮謁祖時支援扛轎班，或成為賭命的海民隨著季節捕撈鰻魚苗。

父親總以化製場的車太大台，家門口難以停放為由，依然每日停放在土虱魚塢前。現在，當少女的祈禱響起，我沒有了在暗巷的孤獨與徬徨，也失去觀望父親英姿的權利，麥寮還是有很多人在養土虱，這些人大部分都有在化製場兼職裝載病死豬。

拿起湯碗，大口地嚼。把最開始難以嚥下，嘔出的土虱與暗黃欲黑的中藥湯飲盡，大口地嚼，做到鄉野父親交代的湯碗見底。

作者簡介 林皓淳

雲林縣麥寮鄉人，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生，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新竹竹塹文學獎小說首獎、雲林文藝獎散文首獎等若干獎項，亦為國立臺灣文學館：拾藏【臺灣文學物語】專欄撰稿人。

◎ 散文類 / 第二名

頂 鍊

｜汪恩度

台西的黃昏是粉紅色的，像是阿嬤包在斗笠上那塊碎花的布一樣，以一種淺淡得彷彿即將消失的彩度，暈染在天際，鹹蛋黃的日掛在海與家的上方，像是指引著討海人方向，在那片向外無盡延伸的海面，是無數的養蚵人乘著漁筏，載著那些採收下來的蚵串，緩緩漂浮在海面上。

海上的浪花總是起落，偶爾也會將漁筏推衝得搖搖晃晃。那些搖晃對於他們來說就像是節奏鬆弛的舞蹈，使他們習慣海面的身體隨著那樣的節拍共同搖盪。

從前每次阿公、阿嬤要帶上我出海收蚵串，總會挑選晴空萬里日子，頭頂的太陽可以把人烤出一身的汗，連海風都吹不散那炙熱的溫度。為了怕我無法適應海上的氣候，阿嬤還會特製一大罐的冰涼的青草茶，我就成了這罐青草茶的守護者，負責將它抱在懷裡，想喝的時候立刻就能嚐到那甜如蜜糖的滋味，與青草的甘味，即使只是拿在手裡，也覺得清涼無比。

海象不好時，我就被阿嬤寄放在附近的蚵寮，看著她們動作快速且流利的將扁平的蚵刀沿著蚵殼的縫

隙插入，將那原本緊閉的兩扇蚌殼撬開，再將內裡那飽滿肥碩的蚵肉放入碗中。那些灰白色的蚵肉落在碗公中，有些沉沉的沒入水中，有些因為碗中蚵仔疊的太高，被推擠著浮出水面，如小山一樣。

蚵寮有著比蚵田還要濃郁的海腥味，不知是不是因為那些來自大海的氣味被大量堆積在鐵皮屋內，抑或是那些蚵仔頑強抵抗所留下的訊息，我總覺得蚵寮內有著一種彷彿置身海底的沉悶，不如與阿嬤一起出海有趣。

阿嬤總是說小時候的我是一隻跟屁蟲，大人在哪裡，就跟到哪裡，但她哪裡知道，除了愛跟以外，我也極愛著那片海。

海就是我童年時的免費的遊樂場，我喜歡欣賞每日隨天氣變化，光線折射而變化色彩的海面，從清晨帶著一點霧氣的灰藍色，到日落時如同鍍金般的閃爍耀眼，無不讓我著迷；同時跟在阿嬤身後，巡視那一串串垂掛在海岸，象徵著豐收的蚵串，對我來說也是無比美麗，足以深深印在了腦海之中的畫面。

阿嬤與阿公總是重複在那樣的景色中，微彎著腰挑起蚵串，去除上面零星出現的蚵螺，或著將那一串串掛在木樁上的蚵串放入海水中重重甩洗，將那些附著在蚵殼上的藻類與髒污沖去，以保證蚵仔能長得又快又健康。

有時，阿嬤會將那些抓下來的蚵螺放到我手中，模樣像是認真又像是玩弄的說：「這個螺會吃蚵仔，妳看到就要把牠摘掉喔。」每當我用力的點頭，阿嬤帶著皺紋的臉上就會揚起笑容，好像我確實做了一件幫助她的事情，雖然在那之後阿嬤從來就沒有讓我抓過蚵螺，也沒有讓我幫忙過她關於任何養蚵的事情。

隨著海水漲起，巡過一輪的阿公、阿嬤會將採收的一簍簍蚵串搬運上漁筏，載運到岸邊，那雙深邃且帶著滄桑的目光中倒映著海的景色，隨著閃爍的波光，彷彿亮起了一簇簇的火苗，照亮起阿嬤整張灰褐色的臉。

那也是我至今不願遺忘的景象。

還記得有一次颱風天，阿公與阿嬤不能出海，我們一家人躲在家裡等著颱風過去。

阿公的表情很嚴肅，我知道他在擔心蚵仔被颱風沖走，阿嬤的表情卻如往常一樣，她搬動著那些因應颱風而先行採收下來的蚵串，在客廳裡擺著一張小凳子，一面看著電視裡播放的氣象畫面，一面剝著蚵仔。

面對這難得躲藏在家的日子，我竟顯得不習慣了，只因我早已習慣每日在海上與蚵寮移動的生活。

我直纏著阿嬤要她陪我玩，本來安靜剝著蚵仔的阿嬤被我煩得實在受不了了，只好就地取材將那些剝好的蚵殼串成一串，交到我手中。

「這是阿嬤串給妳的項鍊啦，拿著這個自己去旁邊玩喔。」

現在想起來那時阿嬤對我說的話無疑是一種敷衍，事實上當時的我看到這串由大小不一的蚵殼組成，表面還凹凸不平灰灰黃黃的項鍊，也並不怎麼喜歡，

只是象徵性的拿著它回到了房間，自己打發著無聊的時光。

我將項鍊平放在桌上，有一下沒一下的撥弄著那些殼。每當我將項鍊整串提起，那些殼相互碰撞就發出「叩叩叩」的聲音，此起彼落凌亂的像是雨，聲音卻薄且清脆。那聲音很像阿嬤掛在門上的竹管風鈴，每當有人誰打開大門，無論是出去或者歸來，風鈴總會發出聲響，會將存在於屋中不管哪個角落的阿嬤，呼喚出來。

我開始覺得這串蚵殼串成的項鍊有些可愛之處，搖晃著它，聽它發出紛亂的脆響，看著那些蚵殼相互碰撞，向著內側的那一面是那樣的白，且每一個都有著不盡相同的顏色與花紋。有些蚵殼的內裡偏紅，有些則會有著粉紫色的紋路，共通點是有一點深紫色的斑塊，依據牡蠣的大小與形狀，斑塊的位置也有所不同。

這個發現令我興奮的回到客廳，並將之告訴阿嬤。不過那時的阿嬤並沒有理會我的童言童語，她只是拿

了更多散亂在地上的蚵殼，又串起一串項鍊，將它交到了我手中。

颱風過去後，阿公起了一個大早去巡蚵田，雖然阿嬤多次表明希望一起去，但阿公終究沒有帶上阿嬤。於是阿嬤只好坐在竹製的小凳子上，正對著大門，一聽見竹管風鈴的聲響，就立刻站起身來迎向門口。幾小時候，阿公帶回了好消息，蚵田的受損並不嚴重，僅有一些蚵串被風雨打落，浸在沙裡泡了一天，阿公已經它們全數掛起。

本來一直維持鎮定的阿嬤這時卻明顯出現松一口氣的神情，那時的我敏銳地察覺了有些什麼不對，仔細回想那一天阿嬤做項鍊敷衍我的神色，才驚覺依照阿嬤以往的慣例，那時在他工作時候吵鬧的我，應該是會被痛罵一頓才對，又哪裡有可能得到蚵殼串起的項鍊？

然而當時年紀尚小的我卻只能隱約知道自己當天的好運，卻無法推知阿嬤沒有發怒的真實原因，最後只能將這一切歸功給了那天阿嬤交到我手中的那兩串

項鍊，把它們當作見證這場好運的護身符保存了起來，認為興許這兩串被臨時被製作出的項鍊具有某種保護力量，不僅保護了我不受阿嬤的責罵，也保護了阿公的蚵田平安。

我將項鍊收在抽屜的最角落，每到緊張或者困難時就將它拿出來，搖上幾下，彷彿藉由這個的儀式就能夠將那些不好的東西趕走。

隨著年紀漸長，每天固定必須去的地方從蚵田變成了學校，每每放學後回到家，不是阿公阿嬤兩人一起去巡蚵田，就是阿嬤一人一邊剝著蚵仔，一面等我回家。

再之後，我離開了家，大學時去到外縣市讀書，一個月回家兩三次，有時候也一兩個月不回家，每次回家時阿嬤總像是恨不得將整個冰箱的菜都塞進我肚子裡那樣，煮滿豐盛的一桌，份量明顯不是阿嬤、阿公加我三人能吃完的。

上大學的那段時間我總想著畢業後要找一份好工作，給阿公阿嬤過上好的生活，讓他們不用天天忍受

炙熱的陽光去海邊巡蚵田，也不用總是為了颱風而煩惱。可以說我的大學生活都花在了顧好課業，畢業後找一份好工作上，然而事情並沒有照我想像中的發展，沒想到本以為還有許多時間相處，會永遠健康的阿公，卻在我剛出社會沒多久後去世了。

我終於明白，在人的生命之中，計畫是永遠趕不上變化的。於是我辭去了本來的工作，回到從前的老家，希望能多掌握有限的時間陪伴阿嬤。

雖然家裏少了一抹熟悉的身影顯得有幾分冷清，可阿嬤還是如常一樣搬著一個小竹凳坐在客廳，只是她似乎不再將蚵仔帶回家剝，更多的時候聚在蚵寮，與那些年紀相仿的婆婆媽媽們一起剝蚵。

年幼的我從來沒有去追問過她們的故事，也沒有懷疑過為什麼人們會群聚在那裏，那就彷彿是呼吸與吃飯一樣正常的事情。可就在這時我才理解，原來小時那些在蚵寮一同說笑，一同看顧著我的大媽大嬸們，她們面對的處境，以及相似的寂寞。

當我看著阿嬤，那些人當中的寂寞與孤單就全數融入了我的心中，如同從前在蚵寮時感受到的那種奇妙氛圍，悶悶的，壓在我心頭。

阿嬤還是每天都會例行去蚵田中巡視，將那些偷吃蚵仔的蚵螺摘除，偶爾我也跟著她一起下海，一起幫忙她將那些蚵串洗淨，掛牢。說也奇怪之前從未讓我幫忙的阿嬤，自阿公離開後竟然不再限制我的行動。無論是想在下雨時跟她一起出海，或者是想幫她將那一簍簍沉重的蚵仔搬上漁筏，她都只是微笑著欣然接受……這樣的改變確實令我驚奇，也更加體悟到時間的變遷，與阿公確實離開了我們的事實。

我們逐漸習慣了在沒有阿公的日子，由我彌補了阿公的位置，偶爾替阿嬤分擔一些事物，還有著阿公沒有的功能，可以不時教授阿嬤最新的科技，與時下流行的話題。雖然阿嬤對這些東西沒有太多興趣，但我就是想與她分享，像是為了彌補這間房子中少了一人的冷清。

直到幾年後，阿嬤追隨阿公的腳步離去，我理解到自己畢竟還是不能撫平阿公離去帶來的寂寞。出殯

那天我看著阿嬤最後帶著笑容的臉龐，時光彷彿又回到了過去，阿嬤每一次對著我微笑時的臉龐與躺在那臉色蒼白的阿嬤重疊，模糊了我的視線。

葬禮結束後，我花了一些時間整理阿嬤的遺物，與那些堆滿老家，充滿兒時回憶的物品，在某個箱子的最底下，我找到了那串多年以前，被我視作護身符，珍藏起來的蚵殼項鍊。經過時間的洗禮，那條項鍊已經泛黃、脆化，即使晃動起來也只剩下悶悶的低音，與一些因朽化而落下的飛灰。

我想起那時阿嬤串給我的那串蚵殼項鍊，那是與阿嬤息息相關，從事了半輩子的的工作，剎那間，那些寄宿在腦海深處的回憶又湧上心頭，在那片海的背景中，阿嬤迎著光，對著我笑的模樣，還有在那條前往蚵寮的路上，總是牽著我的溫暖大手……

曾經我覺得那串項鍊有著庇佑的功能，很多年後當阿公阿嬤離去了之後，感受到深刻孤單與寂寞的我才醒悟過來，原來那時真正庇護我的並不是項鍊，而是一直照顧著我的他們。

那時因颱風來襲而擔憂不已的她們，真正煩惱的也並不是那些開闢在海上的蚵田，而是蚵田毀損後無法供養這個家與我。正因為有他們，我才能無憂無慮的長大，擁有豐富的童年，也領會大海的美麗。

想到這些，我的眼淚不禁溢出了眼眶，落在面前那串米白色的蚵殼上，如同那些在平靜海面上逐漸擴散的浪花般，輕輕的搖晃著……散開。

作者簡介 汪恩度

筆耕多年，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人。曾獲打狗鳳邑文學獎，玉山文學獎，菊島文學獎首獎等。

◎ 散文類 / 第三名

山裡的日光

｜張琴雯

▲ 陌生山林

那一年，妳二十二歲，從南台灣修完教育學分，分發到雲林東北角靠近南投的山邊小學。

報到的那天，由於妳尚未取得駕照，是母親教練兼導航送妳一程。妳習慣城鎮的繁華，對於「林內」有些陌生。車子離開區越來越遙遠，街道也越來越寂寞。人煙越是稀少，妳心裡越是惆悵，車子駛進鄉間，樸素的村名「九芎」、「林中」、「林北」從眼前掠過，妳開始擔心，蔓生的野草間會不會竄出蛇蜥？自己會不會迷失在偏僻的山林？妳理想的藍圖怎麼是沿途的荒蕪？坡度越來越陡，海拔越來越高，所有情緒跟著山徑盤旋。終於，妳在一個約略七十度的爬坡決堤了！

理智告訴妳，收起傷悲，世界是一本大書，一頁翻過一頁，都得學會承受，唯有經歷才能懂得箇中情味。

走進校門，四周寧靜，只有不知名的鳥類間歇性的叫喚，妳低頭拭乾眼淚，避免讓任何人察覺，心裡沉甸甸的。

張校長、林主任還有宋會長齊聚校長室歡迎，妳們喝茶、談天，談天內容大概是介紹學校環境與社區景致，妳怯生生的點頭但也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心想首次相見總要留下好印象。其實，大部分時間是母親與師長對話，妳甫從師院畢業，人際應對仍在摸索。

主任關心妳的交通，妳簡述自己暫住寶隆紙廠附近。正巧母親好友 - 美阿姨有一個閒置的小閣樓供妳棲身，妳可以摩托車代步。

後來，曾老師從門口端進一盤「萊姆札片」，他說，這是西西里島常民的點心，做法來自義大利。妳初見切片萊姆上撒著冰糖與碎咖啡顆粒的這種創意吃法，新鮮感大於不安，很快地卸下心防，沒等大家開動，妳逕自品嚐，酸甜苦香在口中融合，嚼咖啡的奇妙滋味是妳到林內的第一個味道。

恬靜的學校是妳教育生涯的起點，校長很睿智的沒讓妳接手繁瑣的行政工作，也可能妳的舉止言談稚氣在師長面前像極十歲的孩子，所以，順理成章的，妳擔任低年級導師。開學前夕，妳在桌燈下，輕輕念著他們的名字「崇昇」、「語容」、「涓純」、「霏琮」、

「琮儒」、「琬婷」，以後他們便是生活。妳等不及想帶他們潛入書海，優游知識的洋。

閱讀課程總體計畫，妳開始在真實的教室經驗裡印證書本裡的浩瀚學理，什麼皮亞傑「兒童的認知發展」、什麼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還有什麼「比馬龍效應」。

美阿姨不知從哪裡尋來的二手書櫃，說道：「讀冊人若是無冊櫥仔，按呢怪怪？」於是，妳的小閣樓裡，還多了美阿姨的愛心。妳把輔導原理原則、班級經營實務、初等教育心理學、各科教材教法……恭敬的放置，一如妳的精神導師，迷航時方能及時救援。

▲雲頂小學

由於學校太過於迷你，舉凡上學、升旗、用餐、做操、放學幾乎都是團進團出。輪值導護的時候，妳得比太陽早起，爬過一段山路經過「坪頂村」草綠色的告示牌，然後走到村莊岔路口就定位，在寂靜的清晨，等待全校孩子聚集點名，最後再一同步行至校。校服是亮黃色的，孩子們就像薄霧裡的鴨群，妳需要

在七時三十分前護送他們至校，而妳總在最後頭，看著他們以隨興的隊伍前行，高年級的學長姐擔任值星長，步伐沉穩而緩慢，個頭嬌小的孩子跟在後方搖搖擺擺，模樣討喜，妳們往前一步，後面的路又被霧氣包圍了。

午間也是全校三十來個孩子同時進風雨教室用餐，孩子們排隊打菜食無語，守規秩序。導師們坐橫排最前方，席間相互問候也關心孩子的學習情況。

午餐後，由各班導師帶領孩子進寢室，兩坪大的小空間陳設矮櫃與軟墊，簡便的涼蓆、被褥足以讓妳們安睡，拉下窗簾闔上紗門儼然成密室。剛開始，妳們總要先交換秘密，崇昇說爺爺奶奶農忙的時候，小黑是他的最佳玩伴，琬婷和涓純分享她這個月當姊姊的心情，琮儒聊起父親，他說爸爸忙碌，不只在市區擔任員警，放假還幫忙家裡製茶。在這個幽黯的小房間，空氣潤潤沉沉的，單純得沒有一絲雜念。妳彷彿回到「夜光家族」的學生時代，收聽子夜的飛碟電台，隨著貼心的生命故事緩緩呼吸，房間如藏寶盒般收納著妳與他們的童年。

教室裡，妳一步一腳印，照表授課，識字新詞、九九乘法妳們每天有學習進度，因為人數極少，妳們六人圍坐常進行無厘頭的答辯。記得，某次國語課，指導生字「家」的時候，妳說，「宀」就是屋頂，「、」就是煙囪，家裡住的就是豬小弟和豬小妹，小豬就是「豕」，崇昇俏皮說：「我跟姊姊是兩隻胖小豬，常常亂七八糟，我們家就是『豬窩』！」童言童語的回應經常惹來滿屋歡笑。

妳教他們國語數學，他們教妳毛毛蟲變蝴蝶。低年級雖然是半天課程，但下午通常繼續留校，導覽培訓、食草栽培、昆蟲飼養……許多許多妳養成教育未曾觸及的領域，都在這座生態校園由模糊逐漸變得清晰。

因為林內地形絕佳，有山谷，有森林，有溪水，適合紫斑蝶休憩，偶有成群的嬌客飛闖校園。妳字典上的蝶，是翅膀闊大，吸吮花蜜的六腳昆蟲，然而坪頂的舞姬是風景，斑蝶披著一身湛藍，展翅做日光浴，某個特殊角度還能變幻炫亮的紫光，翻轉妳對蝶類的印象。

妳開始留心校園的高士佛澤蘭、盤龍木，關注毛蟲蛻下舊皮成為銀色光澤的蝶蛹，妳開始學習標記，在蝶翼上輕畫林內編碼，追蹤斑蝶遷徙的路徑，妳欽佩紫斑蝶有著長途跋涉的堅強意志，也為紫蝶北返之路祈福。妳耳濡目染與孩子背誦辨識口訣：小紫點一邊、圓翅兩邊點、端紫亂亂點。一株覓源植物是或一棵樹都代表著一隻蝴蝶，成群的紫蝶就是林內的春天。妳為坪頂而驕傲。

▲茶鄉生活

有時，遞送一本孩子忘了帶回家的國語習作，妳會特意家訪也至村上聚落走走，印象中，進入村莊，在巷子口有四棵好老好老的芒果樹，他們像肝膽相照的拜把兄弟矗立在紅色的涼亭邊，老樹繫著紅色彩帶，也懸繫著坪頂村上遙遠的歷史。妳曾在雲林的老樹圖鑑看過他們，據說是荷蘭人所種，樹齡已兩三百年，當生命悠遠到不可思議的時候，自然有股神性，妳抱著敬畏的心理，雙手合十對他們虔誠示禮。

這裡的居民大多製茶為業，所以妳漫步的時候，還可以嗅到悠悠的茶香，或者聽到機具低聲運轉隆隆的聲響，山區小聚落給人的印象，或者說坪頂居民的特色就是簡樸、和樂且心滿意足。

有一次，應該是期中，妳沒有妥適安排進度，課程一直追一直追，追不上段考，妳在桌前面帶憂愁畫著課表盤算如何補課，霏琮這孩子靠近妳以沉穩的語氣說：「老師，放輕鬆，還有明天。」頓時，妳覺得她氣定神閒彷彿是成熟的大人，那一幕好像〈亂世佳人〉中，郝思嘉在南北戰爭後，說出的堅毅名言：「無論如何，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霏琮的豁達，像一杯溫熱的金萱香茶，讓妳身心舒泰，妳永遠記得生活裡的自在。

再往上走一段是紅土茶園，在山嵐縹緲的小平台上，妳會刻意停下腳步，隨意俯視妳所棲身的村落，古道、梯田、屋宇、溪水恰如其分的組合像一幅正隨著水氣渲染開來的淡彩畫，在濕潤的雲霧裡，有股爽朗的氣味，這裡的茶遠離塵囂沒有世俗的煩惱和陶淵明一樣。

周三下午，是教師進修的時段，學生放學後，妳們依舊忙碌，忙著布置茶室、煮水、溫具，等待訪校的老師。上山的講師是警專畢業的學長，是與妳相仿同在偏遠山區服務的警佐，甚是某分局副座的公子。妳知悉師長們扮紅娘月老想促成美好姻緣，也就以茶會友心照不宣了。置茶、沖泡、鳳凰點頭、封壺、分茶、品嚐香茗，每一步驟怡然平和，茶道文化的學習、相敬相惜的交流、真心實意的待客皆蘊於午後茶湯裡，坪頂的第二個味道：溫情、微暖、甘甜。

只是，至今妳仍不清楚，為何師長口袋裡總有這麼多波麗士大人名單？

▲以蝶為名

接近年底有個聖誕才藝發表，妳教孩子表演一段小鹿搭雪橇的音樂劇，不只穿上紅通通的聖誕裝還戴著可愛的麋鹿角，妳們歡欣的歌唱也不厭其煩的練習舞蹈。彩排期間，妳的母親，提了幾組乳酸飲料竟出現在走廊。妳揮揮手，示意母親快離開，說現在很忙。

中場休息，妳到校長室與母親見面。

校長把妳在校的表現轉達母親，稱許妳指導六個孩子像面對三十個學生經營毫無懈怠，而主任，談起妳與家長間溝通融洽，頗受社區好評，校長主任的美言讓妳受寵若驚，妳覺得只是完成份內的工作。

因為有課，妳旋即與母親道別，說，妳很好，大家相當照顧，晚些再通電話。

「那個捲捲頭的女生是誰？」回教室後，涓純好奇問妳。

「喔！是老師的媽媽來找老師。」

「她怎麼會來著裡？」涓純繼續追問

「可能要看老師有沒有乖乖上學吧！」

「老師，我阿嬤常給我講，上學就是長大，要勇敢，不可以讓家人擔心。」

原來，妳把她們當小孩，在孩子眼裡，妳也是小孩。

幾天後的報紙，在地方版居然刊出學校的照片，忘了當時記者寫下的標題，只記得，照片框住了妳

班上六位孩子笑盈盈的臉龐，妳很驚訝，少少的孩子，小小的班級，微微的亮點，居然在這感恩的季節曝光，妳悄悄收藏，好似妳也收一份聖誕禮物。

在某個地方久了，便會有一份記憶，在學校久了，便會有一份認同，與其說妳教會孩子，還不如說妳從孩子身上學習更多。

孩子教妳寬心，教妳勇敢，教妳淳樸、簡單，細品人生真諦。山林使妳謙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妳想起英國作家 Christina Rossetti 的詩：

Who has seen the wind?

Neither I nor you:

But when the leaves hang trembling,

The wind is passing through.

這群孩子讓妳看到生命更深厚的本質，孩子曾經在課堂上告訴妳：真正的音樂不是用耳朵聽的。妳反思，坪頂的孩子原屬於山林，曾經妳是那麼急切地想領他們洩知識的海洋，教育是什麼？也許是當教育這一陣風吹過的時候，所留下來的痕跡。

慢慢，孩子變成妳的信仰。妳們的音樂課，在桃花心木下，站在鞦韆擺盪，讓山風拂過耳際，把背不動的知識拋擲出去。

山居的生活豐盈且踏實，悠緩從容足以讓妳省思。

漸漸覺得，甚至相信，這冥冥中自有一套安排，日復一日，包括妳所遇到的一些人，經歷的一些事，很安穩的，默默牽引著妳守護著妳，一切都很有道理，不需要隱藏什麼，讓人有種寧靜永恆的感覺，好像未來也是靜好充滿希望的。

妳在最後一次的校務會議上跟大家坦承，乍到坪頂，妳是垂著淚踏進校門，不知為何，聘期結束，終於盼到下山之時，妳也淚眼婆娑？明明是不捨的惜別會，大家卻都笑了！

多年以後，雲頂的這所小學有了自己的校歌，〈清明蝶仔〉仍在村里傳唱。故事的尾聲，妳也變成了紫蝶，收穫山裡的日光，不管將來飛行至哪個國度，蝶翼已標示林內閃亮的記號。

作者簡介 張琴雯

目前是小學教師，育有一雙女兒，喜歡恬靜的生活。

鎮日周旋在孩子間，白天二十多個，晚上，像兩百個！

學的是教育，興趣是旅行，醉心的是閱讀，最近重讀〈不信溫柔喚不回〉，空閒才寫字。通常字寫得少，但珍惜書寫的時光。

◎ 散文類 / 佳 作

遠 行

┆ 張寶云

接到電話的時候仍是到了。外公於清晨嚙下最後一口氣，在三合院的尾仔間離開。

媽平靜放下話筒，匆匆囑咐幾句，換了衣服與爸驅車南下，剩客廳內的我與弟凝滯對望，氣氛一時間清冷，兩人活像錦鯉開合著嘴，忘了對話。曾不只一次情緒預演，外公年前染上風寒開始頻繁進出醫院、幾度惡化送進加護病房又從鬼門關搶回，我總揣想到底該如何反應，是該悲慟交織的吧？然而當下竟是腦袋空白，尷尬半晌後，僅僅輕飄飄地和弟說，呃那我去買菜囉。

市場採購雖是例行公事，總歸來說難得交付予我，今天臨時缺席的媽由女兒替補，試圖維持一種亙古的秩序；這樣依循著以往的購物步伐，對已然成為定局的事實欲蓋彌彰。夾道尋常的菜肉魚攤都拉出一層陌生的距離感，看得心慌意亂、視線乾澀；我才發現儘管早有預備，在接收到訊息時因為情緒太陌生，原來仍會反應不及。

才發現，原來已經好久好久，沒有深刻地送一個人遠行了。

忘記何時聽過的說法，人類與世界連結基礎仰賴的五感裡，嗅覺較之其他感官是特別的，它所接受到的訊息是唯一能繞過視丘、直達杏仁核和海馬體，進駐大腦情感與記憶，也因此只要聞到似曾相識的味道，我們更容易強烈地與之聯繫原始情感。以嗅覺做為經歷的載體，聽來是科學與浪漫並進的，加油槍裡汽油揮發、貓狗腳掌的爆米花香，或雨後氤氳潮濕的泥土氣息，或皆能追溯一段久遠而深刻的故事；若要考古我生命旅途裡載錄的嗅覺記憶庫，我想出土時間最早的，大抵會是步伐巍顛在田埂間，不遠處瀰漫著的酸菜氣息吧。

故鄉在大埤的村落裡，儘管不是芥菜的主要產地，記憶最初的味道卻充斥滿滿的特殊發酵氣味；年幼時只困惑怪味何時了，該玩仍舊玩，後來才知道這莫名的味道源於路旁幾個零散的、彷彿根植在地上的圓形醃製池。農人在初春圍著水泥池，從底部豪氣堆疊芥

菜與粗鹽，再靜待時間與陽光化學作用，菁粹極具地方特色的農產品；老實說，那種鋪天蓋地襲來的酸臭味走在路上都令人發暈，對一個尚未經歷太多感知的孩子來說實難美好，但走著走著，竟也就此難以複製地鞏固了小小的童年歷程。

從氣味移轉到視覺感官，黑洞洞的池口亦是學齡前的陰霾，基因裡烙印著迴避原始碼，防備著摔落無人聞問，戒之慎之，一邊還得警惕路邊樓仔厝隨時都會衝出的瘋狗，總令腎上腺素賁張；但眼界再放遠些，便是視野遼闊的稻田，除了更遠更遠的幾支電塔與高速公路切割天空，整個平原埂劃整齊的田字，偶而袒露平行線上的矮山頭，那些該提心吊膽的總會因此鬆懈。

僅得勉強會車的柏油路分擘這片廣闊富饒的田野，再前行，還恍惚殘存前一刻的天藍與稻綠，磚紅便強制讓視覺切換色票，才過一個向裡收窄的路口，村落就在眼前拓開；平房與三合院落在道路兩旁，如慈祥長者展臂環抱，蒼然闐靜地庇佑歸來的村人與過客。那是我有記憶以來對家鄉最深刻的想像，儘管路

程很短，卻有安心的歸屬感。

而我那時以為自己是村人，不料後來竟成為過客，再之後，便好像什麼也不是了。

外公家是典型的三合院，低矮平房圍成口字，左右有護龍廂房，北面供奉家族祖先，南邊則栽植一排矮灌木叢，各自座落四個面向，輕輕偎攏成方形，自成一個祕密宇宙；而院中的埕就是宇宙裡的太陽系，是幼時所有生活的中心。埕裡記載無數次活動足跡，除了空氣飽和著順應時節飄送而來的發酵酸味，尚有摔了再摔的腳踏車實習，3C 未流行時的鬼抓人跳房子紅綠燈，鋪曬菜乾或包肉粽，逢年過節流水席擺到滿溢……，對於外公家的認知建構源由於此，以致於我有段時間以為每個人的家鄉都該如此，直到上小學舉家搬遷都市，同學鄰里作為對照組，才知道那是何等美麗的誤會。

每每提起「外公家」，主語理應是家族位階最高的外公本人，我卻因為自顧自前行，讓他變成記憶裡威嚴而模糊的背景；而這個背景，卻上演了整個埕、乃至整部家族歷史，進而細水長流地滲透到我每個成

長的畫面裡。還沒上學前，我不太清楚外公是做什麼的，只知道每日客廳熱鬧吵雜，廣納各方不認識的叔伯嬸姨聚會聊天，廳堂牆面半懸「造福村里」、「勤政親民」結上紅色花球的匾額，而他專屬的座位後是一排駿馬奔騰的裱框水墨畫，氣勢磅礴，頗具威嚴加持作用，外公整個人似乎都跟著威武。長輩們闊聲談話、茶水香菸交錯，裊裊煙霧盤繞在這個坪數不大的空間裡，竟生出超脫現實的魔幻感；我的小時候，都像是夢境。

外公也不是整日都在泡茶，夏季傍晚轉涼時，總坦腹在折疊涼椅上小憩，偶與外婆聊天，或看我們這些孫子在埕口撲抓搖蚊；巷內在固定時間會有修理紗窗紗門、收酒斫仔或販售各式點心的小貨卡經過，對於看到肉圓米糕就饞得一臉嗷嗷待哺的孫們，外公口袋總是失守。大人忙於農事時，小孩被金錢誘使打工初體驗，在田邊抓福壽螺、搗破粉色螺卵，一邊分心在溝裡撈玩大肚魚與水蠷，帶回去的螺以量計價，秤重後排隊等外公發放工費，兩枚銅板就足夠打發我們，轉而衝到巷口轉角揮霍殆盡。

那間駐於成功廟一隅的柑仔店，小小的空間塞滿了智商所能想像得到的糖果零食，那是只有孩子才能忽視糖份鈉含量超標的特權，快樂超級廉價，卻是往後旅途風景都無法再替代的特殊存在。老闆仙逝後，小店剷平填上水泥擴為廟前腹地，歷史走筆至此，童年於焉成斷代。

彼時到處閒晃，尚得留意在路上隨機擰人大腿的一千塊，那是隻本來百元購入的鵝，因為同伴陸續死光而身價暴漲，竟莫名從家禽晉升寵物；一群孩子不時張望紅磚砌成的豬圈裡新生的仔，探看圍起來的朽木門後啼叫到破音的雞，再過去是私家養殖的鱷魚，鱷魚半沉在汙濁的淺水池裡半點不動，背上有鵝黃色的小雞在跑；小時候只覺得有趣，長大才對這個畫面感到難以理解。隔著巷子就是條大排水溝，終年飄散異味，也是孩子難得佇足的禁地，而我卻在成年後某天才突然開竅，把媽口中常提到的「後溝仔」與之相聯。

原來家鄉的名字，依傍著一條臭臭髒髒的大水溝。時而輕聲喚之，竟是無法生厭了。

隔日休假回去捻香，在禮儀社的協助下，埕裡極有效率地搭起簡單的靈堂。

啊，我迷迷糊糊地想，原來埕也用來送人離開。

家族成員接力在桌前摺蓮花與元寶，阿姨與舅舅一邊和師姐聊天，氣氛輕快，整個會場黃澄澄的，視覺與聽覺集體襲來，竟有種開朗過頭的氣息，好像這次相聚只是新啟一場家族晚宴；師姐語調寬慰道這是場喜喪，彷彿值得慶祝，我也就傻傻跟著上香，忽視「喜」與「喪」在意義上是如何相悖。

大約是知道將會有為期十餘天的抗戰，此時無須憂傷，只管手中不停歇地對摺綁束，以祈一朵朵往生蓮花讓長輩前往極樂世界的旅途暢行無阻；我坐下請小表姊教導，附滿經文圖示的蓮花紙既為信仰也是藝術，紙張一束束綁起再慢慢翻出花苞與摺瓣，不需要考驗手巧，僅得專心將祝福摺入每個對角；小時候美勞課的飛機青蛙長頸鹿，摺得栩栩若真或歪曲失形，都不如現下的由生送死來得有敘事性。

據說這樣長時間的相同步驟反覆操作，摺出成堆的蓮花與元寶，撫慰生者的意義其實大過敬悼亡者；而此刻實感謝這種過場儀式，的確兼顧了喪家如我的心理需求。

在進入國民義務教育前，我曾暫住過後溝仔。二十多年前的事已無法摸清全貌，大約知道爸當時生意失利，小康家庭一夕陷入現實生活的瓶頸，動彈之間都是窘迫；媽遠赴台北為閒情於高爾夫球的人們服務，為必須離開一雙稚子而傷神，爸在每個清晨梳洗打理完畢後直赴外公家，無奈又難為情地將兩個孩子託付於此，就開始一天的忙碌奔波。

爸媽那時想必是辛酸愁苦的吧，那些對子女無法周全照顧的歉意我是近幾年才在閒聊間意識到；然對此我是有點茫然無措的，他們所傾注的心血，畢竟將我養成慾望淡薄的人了，我從未覺得成長的過程有何缺憾，就像嬰兒口腔期被滿足了，便不易無端在成年後下意識地咬手指。我記得的瑣碎，是有過小熊玩偶或美少女戰士書包當作禮物；我更記得，那個蹲在透

天三樓的房門口、用小電鍋笨拙熬煮稀粥的畫面，以及光線從後方勾出背挺滄桑的金色輪廓。

光是看到一個男人為了生活伏低姿態的蕭索剪影，你怎還有可能生出任何怨懟？

回想能這麼安然走過泥淖而我毫無知覺，和待在外公家而非在斗南的家也有關。雖在斗南鬧街出生，那棟三代同堂的透天卻未讓我生出親近感；爺爺奶奶過世得早，我無緣也無記憶曾與之眉眼逗弄，而和大伯一家與重男輕女的曾祖母住在一起，無論父母或學齡前的我與弟都頗具壓力。媽在外工作時，爸隻身看顧小孩總還姿態踉蹌，而曾祖母對於長孫、我爸的哥哥、我的大伯，是謂天地可鑑的寵愛，那些分毫的關懷恐怕難得落在次孫一家，遑論曾孫女試圖奢求半點恩澤；大伯雖寡言憨厚、伯母倒是犀利刻薄，說來也許缺德，但我曾將之與太陽花電視劇的壞女人強烈連結，至今都不記得劇情了，伯母樹立的形象仍舊屹立不搖。因為這些存在，我對斗南的老家一直不太懷念。

也因此，將孩子寄託在後溝仔那個後頭厝，或許是爸媽最實際也最正確的選擇。

小時候的我很皮，甚至曾因為想放煙火差點炸掉神明廳，但我與表姊們並未受到長輩的嚴厲責罰；外公對這些丁點大的屁孩一向都是威嚴凜然的，卻又能在每次的對話包裹粗獷的溫柔，只是一句「呷飽未？」都是冬陽暖曬，均勻適切的恩澤整個埕。

外公對我來說從來都不是「外」，而是埋藏在生命中重要的內裡。我才恍然我們一直因著血脈，理所當然地一路同行，直到他蹣跚、直到他形銷骨立、直到他踏入另一趟遠遠的旅程；而分岔路的告別，總是令人倉皇無措。

出殯前辦了整日法會。外公最後停留的時間盡量從簡了，但埕裡仍搭起盛大的靈堂，遺照好大張，清瘦的外公任大捧鮮花簇擁，太過華美而我有片刻茫然，覺得如此開場活潑得唐突；也許舅舅阿姨們知道父親生前最喜歡的就是三合院熱鬧的氣氛吧，家族成員難

得齊聚了，背景怎可稀落？

埕裡整日充斥誦經聲，坐在鐵椅上隨師姐們唱過一頁頁經文，那些平板綿延的聲音溶在空氣裡，混合間歇落下的清明雨，呼吸都能感覺潮濕黏滯，彷彿所有感官都被這種氛圍包裹得遲鈍了；好半晌，我才覺察自己正在哭。倒也不是慟深嚎啕，就只是任由雙頰反覆乾濕；哭到出神就打直背去看兩旁花架上寫的德業長昭、道範長存，那些在升學考試裡才會出現的詞語，是如何具象化在現實，又如何模糊在視線裡。誦經聲中偶而夾雜稀落的抽噎，夕陽西斜，外公家的一切日常，瞬間都鍍上金亮的觸景傷情。

曾祖母過世時我還在念國小，面對悲傷尚且懵懂，甚至也不覺得少了什麼；待到而立往事復返，闊別二十個春秋的生命歷程，總生出不同況味，那時囫圇吞棗，現在有時間細嚼，倒多了點醇厚的鹹澀。

後來似乎也沒這麼依戀家鄉了。搬到台中後一直到出社會，回後溝仔的次數越來越少，幾乎縮減至客

套的一年三節；隨著兄姊們各自嫁娶生子，家族樹譜越發繁密，輩分推移，少說有一打新生命讓外公外婆穩坐曾祖位，我也彆扭地成為姨。人多勢眾理應越發熱鬧的，但每次回鄉卻只愈加寂寥，枝葉拓散，各有各的旅程該走；兩個舅舅分家，大舅全家搬遷到街上的樓仔厝，半退休的生活頗是愜意，小舅夫妻仍在三合院內日夜打拚，疲於陪伴就學的三個孩子與一雙日漸凋零的老人；過去的人口緊密突然解壓縮，僅兩老相互依偎，日漸寡言凋萎，媽在與姊妹的通話中總能嗅到寂寞，但已嫁的女兒除了憂心，別無他法。唯有年節的辦桌能喚所有人停留腳步，那些凝聚得好密集的呼吸，以及小孩與小小孩一口口叫著阿公阿嬤或奶聲奶氣的阿祖，往日榮景才在灰敗沉澱的雙眼綻出光，連帶著菸嗓的笑聲，像在提醒那些似夢非夢的過往。

然而也真的只是過往了，隨著身高抽長、觀看三合院的視角逐漸平視，灰磚黑瓦、藍綠色的牆漆終究不敵頹敗，村裡今年這方人去樓空、明年那頭斷壁殘垣，記憶在一次次的回鄉拜訪中破落生鏽；我終於，也見證背景謝於幕後。

他們都說外公福壽全歸，那該是多漫長又豐盛的歷程；可公祭進行時，我卻想著一切是否該歸零，畢竟他將啟的旅程，不需要這些包袱。

經火蛻化，與世俗正式分離，成為精神上的存在了。回歸日治時代前的姓氏、也回歸塵土，外公現下是否安穩地以尚未出世的姿態，胎蜷在小小的罈裡？我是無從得知差異於一個軀體的世界如何運作了，而日常仍在不停行進。

回程在村口的土地公廟，眾人手捻線香報告家族大事已了，表哥突然低頭、饒富趣味地拐了拐我，「欸妹，民國 74 年，妳還記得自己在哪嗎？」

我不解，「還沒出生啊，在上輩子游吧，怎麼了？」

他走近廟旁涼亭前，輕指著墨綠石板的捐款芳名錄，「妳看，阿公那個時候，已經是村長囉。」

廟堂樂捐的名單密密麻麻，我這才發現落款是時任村長的外公姓名，陰刻的金字飽經歲月沖蝕仍未見

一絲斑駁。外公總還是留下了陪伴。

馬路對面望去，仍是一片無際的綠油油稻田。生命這麼近，背景卻都活成了蓊鬱遠景；呼吸間該最熟悉的發酵氣息不復存在，旅途行徑，終究都成一抹清新無嗅。

作者簡介 張寶云

1989年出生，長居台中的雲林人，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作品散見報章雜誌。

◎ 散文類 / 佳 作

貓咪與圍牆

｜陳瑛嫻

搬出宿舍前，我在離大學最近的咖啡廳裡，坐了好幾個下午。撐著頭，在靠窗的長桌上，思忖有關於「家鄉」的命題。

任思考的釣線沉入都市的車流，一分鐘又一分鐘，卻始終釣不到線索。

人與土地的關係是如此的緊密，卻又如此的疏離。而那片土地——雲林，看似承載了我的一切，又好像什麼都沒有。

家鄉成為一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猶如一個巨大的謊言，充斥在我與我這一代人的生命縫隙間。

在台北城裡，「家鄉」只剩殘存的溫度，與日益褪色的風景。我無法找到精準的語彙描述這樣的它，只好待在城市的小咖啡館裡尋思。

釣線在車流中晃動，在此岸的斑馬線與彼岸的三角錐間游移，激發出一波又一波思緒的漣漪。

輕輕地，釣線的另一頭抖了一下。我提起釣竿，將凝聚上鉤的線索釣上來，謹慎地把它鋪展在長桌上。關於一隻貓咪與一道圍牆。這樣的念頭那麼虛無，甚

至微不足道，卻暗藏著家鄉的意涵。

也許就像吳爾芙所說：「不管這個小念頭何等渺小，終究有其神秘性——只要被放回腦海，它就立刻變得令人興奮，並且意義重大。」以這個小念頭為原點，我嘗試書寫雲林與我之間難以道盡的連結。

貓咪與圍牆的故事發生在我們升上高三的暑假。

學測前，我與 C 發現藝文館背面有一道水泥斜坡，坡道的終點連接一面磚牆。

藝文館被夾在兩棟三年級教室的大樓間，與弘毅樓、育英樓排成匚字型。平時沒什麼人會經過那裡，只有展覽開幕時會湧入師生。展館後方更少有人駐足，是校園裡難得看得見外面的藏身之處。另一處在司令台上方，能看見整條省中街，但得爬上兩架垂直貼著牆面的梯子。

我和 C 常在第七節自習課後，從弘毅樓的女廁，閒晃到藝文館後方的「秘密基地」。

然而，貓咪所在之處總不會是秘密。比起穿梭於校園的狗，貓的行蹤較難捉摸。全校師生都知道校狗

叫做吉吉米，常駐於圖書館門前，卻沒有人仔細算過學校裡有幾隻貓，或替他們起名字。也許是因為神秘的天性，看見貓咪成了一件幸運且稀奇的事。

藝文館後面的貓咪，成為三年級生共有的秘密。沉悶的課表間隙，總有生無可戀的考生到斜坡上圍堵貓咪。

黑貓與橘貓最常出現在那裡。黑貓總是一看到人就跑，橘貓則是旁若無人地坐在欄杆上，清澈的眼神越過圍牆，注視人車喧鬧的十字路口。

我和 C 替牠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小橘。小橘總是盯著牆外的世界，人來了也不理，沒有人知道牠成天待在那裡想了些什麼。偶爾，牠會擺出一副預備跳躍的姿勢，卻從來沒有成功跳出去過。

「小橘是不會跳，還是跳不了？」C 一本正經地提問。

「有什麼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阿。也許牠有一天終於知道怎麼跳，就跳出去了。但我們是跳不了，好像被什麼困住了。」

「應該是被時間困住吧。」我瞄了一眼右手腕上新買的 KOMONO 錶，才剛上完廁所，下課時間就只剩六分鐘。

「我一直以為是被這個地方困住，但好像真的是時間。只有人類會把時間分成十二個刻度，切割成分秒，掛在牆上，戴在手上，或是畫成課表。對貓咪來說，時間應該就只是時間本身。」C 一臉羨慕地盯著小橘。

「那我下輩子當一隻貓好了。不用管什麼時間該看什麼書，遵守什麼樣的進度。」

「也不用在五分鐘內跑回教室，上該死的數學課。」C 厭惡地掐死地上的螞蟥。

「那真好。我每天都在切斷感覺神經，減少自己在這段冗長時光裡的痛苦程度。沒有情緒與感受，每天聽一樣的話，讀一樣的東西，想著不久後就能逃出去。」

「我也只是從宿舍晃到學校，再從學校奔到補習班。雲林對我來說就這麼小，滿心想著撐過去就能離

開這個地方。」C看了看她的錶，又瞟了一眼我的，確認時間還剩下多少。

似乎我們待在這裡，就只是為了要逃出去。

我不禁想起飛行員畫給小王子的綿羊。被困在箱子裡的綿羊，世界就這麼小，逃也逃不了多遠，卻還要把牠拴住。拴在自習室、補習班的桌腳，囚禁在成排的隔板之間。在更小更小的地方，無數隻哀怨的小綿羊，牠們吶喊、掙扎，踢斷自己的腳筋。大人們卻告訴牠們，做得好。

錶針指向四點零七分，距離上課還有三分鐘。

「我想我一點都不了解這裡，但也沒有餘力去理解了。」我整節下課都在擔心數學小考會不會掛零，卻也不想走回教室抱佛腳。

「那就算了吧。如果我們只是被時間困住，只要時間一到，就能跳出去了，就像命運一樣。」

鐘聲從弘毅樓傳了出來。

我撐起蹲在斜坡地上的身體，準備走回教室。

C 突然伸手捉住我的制服裙，示意我轉向小橘。

才一轉眼的功夫，小橘已經跳上去了。牠扭曲的前肢奮力地抓住圍牆，整個身體垂掛在牆面上。

時間到了嗎？

C 爬了起來，像是鬆了一口氣似的對我說：「希望牠跳出去就不要回來了。」

指針走過十二個刻度，又十二個刻度 在看似永無止盡的循環裡，我們終於繞出時間的迴廊。

不知道是命運，或是某種直覺反應，學測與指考過後，全班都成功地跳出去了。

沒有人留下來。

我和 C 都在志願單上填了北部的大學，畢業後便離開斗六，成為許菁芳筆下的「台北女生」。

「來自島嶼各地，臺北女生們在這城裡拿青春搏鬥；從島嶼的首都畢業，臺北女生紛飛去世界爭一席之地。」許菁芳在《台北女生》裡寫下這樣一段話。

從雲林出發的台北女生，奮力化身為大台北底下

的一顆小螺絲釘，而不是留在自己的家鄉——雲林。

為什麼是台北，而不是雲林？

待在潮濕的女生宿舍裡，我曾在 Line 上問過 C 畢業後會不會回雲林。

「好像沒有回去的理由。」C 只在對話框上留了這句話。

回家不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留在家鄉卻有諸多不可抗力的阻礙。

一代高中生們絞盡腦汁地規劃青年市集、觀光農業，卻說服不了自己在畢業後回到這片土地。現實關乎升學與就業，年輕人尋求讓年輕人回流的方式，最終卻都只能選擇出走。

「北漂」或「南漂」成為一種必然。當我提及「會不會回雲林」，身邊的人總是斬釘截鐵地回答：「不會！」

時間一到，一代高中生們四散，各自往各自的現實飛去。

融入外縣市的大學之餘，無數大綿羊會以懷念的姿態回到高中，遺忘這座城市與校園施加給自己的噩夢。似乎一切都被時間沖淡了，大綿羊們厭惡升學主義，但不再強烈抨擊，榜單上的文字成為沒有意義的符號。他們只是路過，卻不明白，是這些符號讓他們遺忘了這片土地。他們選擇忽視仍被囚禁在這裡的無數隻小綿羊，因為他們已經自由了。

不再回望過去，才是自由的。

我漸漸對於那段時光沒有一點知覺，因為早已和那片土地斷絕。我嘗試以新的語言、情緒填滿自己，以取代名為雲林的家遺留下來的空隙。望鄉與忘鄉，是如此矛盾，卻又真切的漂流之情。

清明連假時，我在南下的高鐵上遇到好久不見的C。即使都在台北租房子，一年也見不到幾次面。似乎一離開那個地方，我們之間的某種連結就斷裂了。

車身以飛快的速度駛過板橋、桃園、新竹、苗栗，因為搶不到返鄉的票，C與我對站在車廂與車廂間擁擠的通道。

「妳記得我之前常常戴一支 KOMONO 的錶嗎？」
我率先打破沉默。

「好像有，怎麼了嗎？」

「我最近才知道，原來那支錶的設計概念是：『不受規範與限制。』」

「撲哧。那也太諷刺。」C 朝我笑出了聲。

許久，我們都沉默不語。沒有什麼緣由，就只是無話可說。

「那個 妳之後會回家嗎？不是像現在這樣，拚死拚活回去個幾天，而是，就留下來了。」C 望著窗外被速度模糊的風景，裝作漫不經心地提問。

「不知道。我還沒老到能回答這個問題。」

C 又笑了。

「我最近開始覺得，可能我之後真的會想回雲林。但原因是什麼？我也無法回答，可能就只是因為想回家。」C 移開注視著我的雙眼，繼續看向窗外。

列車抵達台中，湧出一大批人，我們也在其中。

然而，家還沒到。我與 C 循著指示牌走出高鐵站，步行至另一邊的台鐵，買了一張到斗六的區間車票。雖然現在都直接刷悠遊卡過站了，C 還是堅持買實體票，當作她回家的紀錄。

循著北漂者的回流路徑，我們從新烏日站上車，一路朝南方駛去。身體隨車箱晃動，手中緊握的是返家的票券，而那個問題始終在腦海中盤旋：「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回到雲林，那個理由會是什麼？」

火車抵達彰化，持續駛向花壇、大村、員林、永靖、社頭、田中、二水 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終究會找到解答的吧。

從新烏日駛向斗六的區間車，會先經過我家，再到斗六國中、斗六高中，最後才抵達斗六火車站。通常一過彰化，人就少了一半。我得以在寬闊的車廂裡，遙望花壇到斗六沿路上的風景。

當火車開始與文化路平行時，我便會收拾行李，準備往家裡打電話。但這次我並不想這麼做，我想仔細看看斗六高中變成什麼樣子。

車身掃過校門，車窗外，下課的學生正趕往補習班。操場從紅土變成 PU，終於不再塵土飛揚。但埋藏在我心中的疑問是，秘密基地還在不在，小橘有沒有回來。

我始終沒有機會回到藝文館後面的坡道，卻無數次在記憶的斷垣殘壁中，看見我與 C 蹲在斜坡上，盯著那隻貓。

「小橘為什麼一直想跳出去，牠知道外面是哪裡嗎？」當時的我，還沒意識到小橘與我們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應該不知道，連我都不知道外面那條路叫做什麼。但可能就是因為不知道，才一直想出去。因為什麼都不知道，才覺得跳出去會有什麼不一樣。」C 漠然的雙眼沒有焦點地望向外面的世界。

在此岸渴望著彼岸的小橘、我還有 C，等待著時間的鎖被轉開，而能順理成章地逃離這個地方。

然而，在更遙遠的時空裡，當我們回望此岸——雲

林，卻發現此岸已成彼岸，一個不知道怎麼回去的地方。

《大象席地而坐》裡有一段話：「我告訴你最好的狀況，就是你站在這裡，你可以看到那邊的那個地方。你想著那邊一定比這裡好，但你不能去。你不去，才能解決好這的問題。」

望著蠢蠢欲動的小橘，我心想：「跳出去吧，也許出去了，才能找到回來的理由。」

作者簡介 陳瑛姍

2000年二月生，水瓶座。就讀國立台北大學，曾獲第16、17屆飛鳶文學獎。

◎ 散文類 / 佳 作

看不見的爱： 寫給陳良先生的第二封信

｜林文彬

陳先生，阿良叔仔：您好！一切平安？！

我已收到您的「回音」。

「回音」中，您除了感謝我是您的知音外，還說您去了「二二八廟」和大屯公墓，「親睹」鎮長為您建立的紀念碑。您說，您好感恩！確實，那兩處一樣的紀念碑上都有您的遺像——英挺的沙龍照，就是我信裡所說，您在「國際照相館」遺留的那一張，——真的很帥，傲然挺立！但您交待，「該派人去打掃了。」因為，「我的眼下有幾處烏屎，感覺像在哭；而地上的雜草也已長得半人高。」您說：「兩個地方都一樣，都沒人管理了嗎？」

阿良叔仔，今天我再寫信給您，就是要向您報告，我已經去整理好了。請您安心！對不起讓您受委屈了。我知道您是好意提醒。可是它真的愈來愈老舊，鐵製的紀念碑都已生鏽斑駁。我盡可能的再為它補漆上色，讓「您」看起來「永保青春」。但我要告訴您，人的愛能夠不死，像您一樣；但鐵不行啊！沒五年，它就鏽蝕了。我得再想想辦法，讓它也長生不老。跟您對

台灣的爱一樣，直到永遠！

那一天，在您的「『碑』誌銘」前，我也冒著被別人嘲笑的風險，學著偉人的話說：「引導真正的革命者前進的，是他偉大的愛。」這句話在我想來，那應該是一種「看不見的爱」。

這回，我快速提筆，並再請教前輩。您知道西螺人廖文毅嗎？他在您第一次起義的五年前，於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而您是受到他的鼓舞嗎？我的意思是，那時期到處都是走狗——國民政府的耳目，非常危險。像廖文毅的姪子廖史豪，就是「台灣再解放聯盟」的副部長，國民政府先把他關進綠島，再以特赦當誘餌，誘拐廖文毅放棄台獨。這劇情像極了《無間道》，以及李安拍的《色戒》，謀對謀，生與死，您不怕嗎？

另外，像「台灣民主獨立地下工作委員會」、「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虎尾地區工作委員會」等很多不同的路線、組織，您被吸收過嗎？很多人因為這些緣故而遭逮捕，被逕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罪名，判處

死刑、無期徒刑，褫奪公權，沒收財產。反正，罪名亂套，刑期亂判，像『牽連』到元長鄉「陳明新案」的蔡秋桐先生，他也被以「知匪不告」的罪名判刑三年。蔡秋桐先生是一位知名的「保正作家」，但他從此封筆，因為他再也洞察不到「看不見的愛」。

而您，則正要起步。六年後的一九六一年，您因「三九事件」遭判刑十二年。而您的愛，您全身充滿看不見的愛的熱情才正在「燃燒」。

那時，您當庭自首：「載我們的計程車是我租的。」您知道嗎？這形同主謀的證詞，罪加一等。您不怪罪陳庚辛「誘拐」您走上絕路，反而「壯士一去兮不復返」地視死如歸。您的母親一直惦掛著您被『歹人牽錯路』，而您在遺書中卻說：「要為兒驕傲。」這對一般人的理解是「不孝」喔！但您不要難過，一般人是放心不下的，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將最痛，藏作看不見的痛；把最愛，化作看不見的愛。

陳庚辛吸收您加入張茂鐘的「虎尾團隊」。那時，張茂鐘開的「黃金戲院」後台，就是您們的祕密基地，暗藏您們起義謀劃台灣的未來？而我知道那後台，很

暗、很黑，就像一個走得進去卻走不出來的黑洞，黑洞的另一頭是「畫師」在彩繪電影看板，意圖誕生男女主角走出黑幕，陪我們勇闖江湖，直通您已被關六年的泰源監獄，與三年後直通天堂的槍決；當時我已轉學至虎尾國小六年級，常和幾位同學在後台嬉鬧，像玩捉迷藏、走迷宮。正因為我們在戲院裡「亂闖」，所以媽媽會買烤玉米，「收買」我們的「軍心」，直哄說：「要乖喔！」回想，虎尾的玉米真好吃，您吃過戲院前面那一攤的烤玉米嗎？一位矮矮胖胖的阿姨坐在高腳椅上，雙手對著烘炭爐上的火，熟練地翻烤著玉米，一下子刷上蒜泥汁，一下子刷上各式醬料，最後灑上白芝麻粒，……。您也曾在那兒，一邊看電影，一邊啃食世界上最好吃、最「速配」的烤玉米嗎？您們家種玉米嗎？玉米在雲林縣就屬您家鄉大屯種的最多，現在鎮長舉辦「玉米節」熱鬧行銷，也算是一種「看不見的愛」吧！

哇！他們是用「看電影」籠絡您們嗎？您知道他們是要趁軍隊移防的忙亂之際，「利用」您們回到荊桐樹仔腳的軍營，裡應外合搶奪武器的嗎？喔！我無

意像警總拷問匪謀般地分化您們，離間您們。但我最想洞察您那「看不見的愛」的根源，而非逼供您的罪刑。陳庚辛是何許人也？他「害」您，您還袒護他，您不後悔被他「誤入歧途」，真的不恨他嗎？這就是台獨的精神？在台獨之前，充滿著看不見的愛，沒有晦暗，只有光明；沒有自己，只有團隊。勇敢堅持，愛不止息。

那一天，我去您的紀念碑前除草時，發現那邊另有兩顆都高約十米，好大、好壯觀的木棉樹，想像它開花的盛況，一定如您不朽的精神，燦爛奪目。鎮長曾說，「把烈士的『碑』立在這裡，和火紅熱血的『二二八樹』，相互輝映。」那一天，我巧遇社區理事長，她說：「鎮長提點我們參考木棉花的火紅意象，彩繪社區壁畫，象徵埤內勇敢的精神與特徵。」那時鎮長又說，「這是傳承陳良的精神。」鎮長很低調，不想驚動任何人，就像您起義的謀略一般，秘密的，只許成功。您看，這不就讓您「重生」，另一種「再現」。但您不見怪吧？！會不會不高興？為何沒辦揭幕儀式，昭告天下。其實，這看不見的愛，更愛；而

我的愛，其實您也是看不見的。我都把它整理，重新妝點好了，還有，我各買了一束鮮花，這花是惠來里的農友栽種、外銷日本，最新流行的洋桔梗，我選擇純白的，跟台灣野百合的白一樣潔白，理事長說：「這花漂亮到簡直像假的一樣。」對吧？！還有「烤玉米」、素果和三杯清酒，以及三柱清香。您笑納了嗎？

嗯！您知道廖文毅後來怎麼了？您被槍決的五年前，他放棄台獨，返回西螺，「改邪歸正」。您不為他感到心灰意冷嗎？您不懷疑您的犧牲值得嗎？首謀詹益仁，「國際照像館」的老闆則在您死後六年，因蔣介石逝世而被減刑，從綠島出獄，陳庚辛、張茂鐘也是。而您呢？一個不死的靈魂。他們都歇腿了，只剩您。而紀念烈士們的「二二八廟」至少是座廟，您的卻只是碑。立法院提議為您立碑奉祀在忠烈祠的提案，也還沒有著落。其實，我在想，他們想表彰您的，是您對台灣的愛，而這偉大的愛，是世人到現在還看不見的愛。

這次我去大屯公墓「清明掃『碑』」，再轉去您家探望時，看見社區入口的圍牆上，彩繪斗大的「大

屯，看見陳良虎尾團隊」，令人感動。那時我突發奇想，他們更可以把您的沙龍照裝置成鐵雕藝術，鑲在村口的高牆上，像偉人切·格瓦拉一樣，一同訴說著革命家的真相——看不見的愛。而看不見的愛，因為最愛，終將「不愛行嗎？」「不革命行嗎？」地「直到最後的勝利」，而被人看見。

您看，一九七〇年五月三十日總統蔣介石就不敢再「關」您了。他批示「泰源事件」的公文時，心裡一定直發毛，『這個不怕死的又來了』，擔心您活下去，中華民國就活不下去。您被他下令槍決的當晚，他一定夢見您跟他要「獨立」，您要到了嗎？他在您逝世之後五年，也隨您而去。您在那邊有找他要回「獨立」嗎？還是他跟您一樣各自堅持？您堅持「唯有獨立」，看不見的愛才能被看見；而他堅持「一個中國」，才能看見看不見的愛。

啊！大家到現在，還是看不見您的偉大。啊！庄內耳熟能詳的人物，像王兜，您認識嗎？另外，還有蘇金順老師？您被他教過的？我肯定他跟您，會是『同一國』。但他可能忘記了您，因為太多的人不知道太

多的事。您念國小六年級的時候，應該是一九五〇年——我該到學校查一查——，那時蘇老師就在大屯國小教書。記得，他跟我說過：「我每天從虎尾糖廠『坐』五分仔車到三合里的舊虎尾溪——現在的棋盤厝大排，一貫道三寶堂前的三合『車仔間』下車，然後再走約二公里的『水田路』去學校教書。」蘇老師已逝世六年，他發明「台語拼音法」，著有《台語文ㄅㄆㄇ注音符號系統》。但我無緣從他那裡，詳知包括「您是否因說台語而被罰？」等更多有關您的事蹟，並感遺憾。

王兜，是日本時代的地方『頭人』，糖廠會社的大小事情，以及日本大官、糖商來訪，必經他安排接待，這些您可能沒甚麼印象。但虎尾機場「神風特攻隊」的飛機，都會開到這裡的防空壕，躲避美軍的轟炸，您躲過空襲嗎？廉使里機場經過北溪里，離這裡也有四、五公里遠。那時，您是「日本人」；七歲變成「中國人」；二十三歲的時候，您選擇起義要當「台灣人」；三十二歲，您二度革命，更想讓大家都變成「台灣國」的人。您一路南征北討，最後您回到自己小學

後面的公墓安眠，等於回歸到「Favorlang(虎尾人)」的原鄉，讓四百年前捍衛台灣主權的「虎尾人」的愛，獲得印證；——流傳這看不見的愛，永不止息。

公墓上，您的紀念碑上頭，現在不時有高鐵列車經過，生生不息。我學您閉上眼睛，聽音辨位。……列車來到這裡不是減速，就是加速。減速的是往北走，停靠虎尾站；加速的則駛離虎尾站，南下嘉義。人生不是開始，就是結束。前陣子，公墓裡改植的黃花風鈴木，也已盛開，吸引全庄的人都來觀賞。他們不分男女老少，好像突然發現看不見的愛一般，都跟我一樣趨之若鶩地看見了您轉化成的花；看見了花釋放出看不見的愛，在花開花謝的輪迴之間，生生不息。

不過，我得提醒您，當夜晚經過您母校時，千萬別被他嚇著。這鎮長很有意思，他在鎮內每所學校大門口、古蹟、歷史建築，甚至是郵局、糖廠等入口處，通通加裝探照燈「夜間照明」。而在您母校的門口，真巧，光線正對著蔣介石的雕像。鎮長應是好意，不是故意，您千萬別見怪，他不會搞甚麼「陰謀」。只是，我覺得很奇怪，在這裡，一位校友被這尊雕像「親」

判死刑，烈士歸去來兮，魂飛魄散；而雕像依然矗立。這「不義雕像」到底是甚麼時候設立的？——我得再去查一查——假如是在您起義之前的話，那是他沒把您「教好」，「鎮不住」您，活該；若是在您起義之後的話，那是您起義失風，敗者為寇，活該。但話說回來，您是校友又是鄉親，校方卻一點都沒顧慮到您的感受，也沒在意您的尊嚴？其實，雕像早該消失了的。今年，學校剛過百年校慶，至少也應該紀念您這位「傑出」校友吧！難道，校方不知道您是「台灣革命五烈士」、「台灣五英豪」之一嗎？更何況立法院還將審定奉祀您進忠烈祠。可是「虎落平陽」啊！但您千萬別難過，也千萬別衝動。我只能竊喜地偷偷告訴您一個意外的新發現，那雕像的咧嘴笑容雖然依舊和藹可親，但他臉上的鳥屎卻更白更厚，無人理他。

奇怪，他怎麼笑得出來。傳記《高草》中的女主角也是他手上的死亡名單。高草小姐二十四歲，就在您十一歲的時候，她被以「意圖以非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罪名判處死刑。其實，她不是起義，不是革命，連「槍」長甚麼樣子，別說摸過，她根本沒見過。

但她守口如瓶，宛如另一種看不見的《辛德勒的名單》一般，守住起義者的名單而光榮的犧牲，令人看見了她看不見的愛？她的愛，我們看不見；而她的痛，我們一樣看不見。但看不見的痛，最痛；看不見的愛，最愛。每次經過您的母校，我多麼渴望能把雕像換作是您。而現在，我已幾乎看見是您，阿良叔仔的愛，隨著暗夜僅存的燈光，照耀出我看不見的愛。

一位看見您「看不見的愛」的虎尾人 敬上

民國一一〇年八月

作者簡介 林文彬

新埔工專五專機械科、台科大二技工管系、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法學碩士畢業。現任雲林縣議員；曾任大學講師、企業經理、社造規劃師、兩屆西安里長、一屆鎮民代表、兩屆虎尾鎮長。

第十七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新詩／散文

發行單位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發行者	張麗善
總編輯	陳壁君
副總編輯	蘇建蒼、侯博震、曾惠君
執行編輯	劉采玲
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
電話	05-5523196
設計印刷	財政部印刷廠
地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 288 號
電話	04-24953126
出版日期	2021 年 11 月
定價	250 元
I S B N	978-986-0750-33-1 (平裝)
G P N	1011001759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本書部分內容具有著作版權，且經正式授權，抄襲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新詩／散文，第十七屆／
陳壁君總編輯．--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政府，2021.11
面：公分

ISBN 978-986-0750-33-1 (平裝)

863.3

110018050